史記志疑

梁玉繩

衞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大將軍衞青者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爲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衞媼通生青青同母兄衞長子而姊衞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故冒姓爲衞氏字仲卿長子更字長君長君母號爲衞媼媼長女衞孺次女少兒次女卽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皆冒衞氏

案師古以衞爲媼夫家姓步廣及青皆不姓衞而冒稱索隱以媼有夫無夫爲疑其所冒之姓爲父爲母皆未明余攷傳云仝母則非仝父而歷敘媼之子女皆冒衞氏則媼必非衞家婦也不然長君衞孺少兒子夫皆媼夫衞某所生特偶通于鄭季而生青將冒姓者惟青一人不得復云皆冒衞氏若

以步廣及冒姓未識媼更通何人所生此傳幾糾錯難解矣蓋媼非侯妾漢書及論衡骨相並作僮師古曰僮者婢女之總稱史言妾非衛乃媼之姓媼子女皆冒母姓故青亦姓衛而不姓鄭媼夫之姓不傳其夫或有或無俱莫能定而別生子女六人要知侯門富溢家僮數千私相配合淫邪無忌生男爲圉生女爲妾如雞鶩之成羣飛樓隨意國策田駢言鄰人之女設爲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者其衛媼之謂乎且當時公主以平陽侯惡疾改適長平侯公主且然況奴婢哉

少兒故與陳掌通

案陳丞相世家云掌以衛氏親貴戚漢書霍去病傳云衛皇后尊少兒更爲詹事陳掌妻則非私通矣史似誤

元光五年青爲車騎將軍

案五年當作六年。將相表匈奴傳及漢書可證。

青至龍城

附案當作蘢。說在匈奴傳。

賀亦無功

漢書評林凌約言曰。此出唯青有功。例得封侯。故班史補入

唯青賜爵關內侯句。

青爲車騎將軍出鴈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

附案此二十三字當在下文出代句下。傳寫譌倒。

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爲長平侯

案青封戶凡三。其戶數惟此不異。下兩益封皆與漢書異說。

在建元侯表。

以千一百戶封建爲平陵侯

案蘇建封戶其數與漢表不全下文合騎樂安隨成從平從驃義陽衆利七侯封戶亦與漢表不全而冠軍侯戶數史漢兩傳又異並說在建元侯表

捕伏聽者三千七十一級

案漢書作三千一十七級

出窳渾

附案野客叢書曰史記窳渾漢書則曰寘顏渾往往因其文字而魚魯之耳

爲剽姚校尉

案剽姚當作驃鷂說在建元表

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人

案漢傳言捕千三百級故兩表云首虜千級以上也則此誤

作二千餘人乃一千餘人耳

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誅全甲

案漢傳合短兵下有殺皐蘭下一句又云銳悍者誅句全甲獲醜此缺野客叢書曰徐廣注全一作金此較漢書所言甚失文理疑後人因其誤而爲之注

得酋涂王

案漢書酋涂上有單桓此亦缺張晏曰皆胡王

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

附案索隱曰漢書作右千騎將王然則此云千騎將是漢之將屬趙破奴得匈奴王及王母或云右千騎將即匈奴王號余謂或說是也史記傳寫之譌以得千騎將王爲千騎將得王耳漢表云得兩王千騎侯史表云得兩王子此是千騎將之誤

功侯。故知此譌。

封爲煇渠侯

案煇渠是煇梁之誤。說在表。

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

附案方氏補正引蔣西谷曰大將軍青於去病爲親。故曰其

又引汪武曹曰。將字衍。常先其大軍也。兩說竝非。董份曰。常

與壯騎先其大將軍爲句。軍亦有天幸。承上文來。皆言驃騎。

王右丞詩衞青不敗由天幸。是以大將軍別起爲句矣。不知

太史公此傳專右大將軍而貶驃騎。右丞尚誤。況其他乎。

膺庛爲煇渠侯禽棃爲河綦侯大當戸銅離爲常樂侯

附案三侯之名各異。說在表中。

仍與之勞

附案漢傳是仍與言重與軍旅之勞也

以誅比車者

附案漢傳比作北

歷涉離侯

附案漢傳作難侯山名也

濟弓閭

附案弓閭水名漢傳作盧

師率減什三

案漢書作什二

會與城

附案與音余漢書譌與猶史上文之譌仍與也

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

附案漢傳作二千八百.

爲符離侯

案當作邳離.說在表.

邪山

案此乃衡山之誤.

封復陸支爲壯侯　昌武侯安稽

附案壯當在杜.昌武當作武陽.竝說在表.

軍吏卒皆無封侯者

案漢書此下云.惟西河太守常惠雲中太守遂成受賞.遂成秩諸侯相賜食邑二百戶黃金百斤.惠爵關內侯.似不可缺.當補入.

大將軍青卒

案此傳書去病起冢象祁連何以不書青起冢象盧山乎盧山匈奴中山漢書匈奴傳揚雄上書曰運府庫之財塡盧山之壑而不悔

大將軍以其得尚平陽公主故長平侯伉代侯

徐氏測議曰衞青爲大將軍後始尚主伉時已封非公主子青歿自當代侯亦不以主恩也

六歲坐法失侯

附案此六字後人妄增伉失侯在天漢元年也建元侯表書今侯伉則知此非史公本書

左右兩大將軍

附案左右乃左方之譌非大將軍有左右也此指衞霍兩人

斬捕首虜五萬餘級

案史漢本傳及匈奴傳所載皆不得衞青斬捕首虜實數而以武帝紀約之幾有八萬矣

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封三子爲侯侯千三百戶并之萬五千七百戶

案青本封三千八百戶益封三千戶再益封六千戶凡萬二千八百戶則此作萬一千八百者誤也并三子侯各千三百戶倪本作三千三百戶王本作二千三百戶並非是萬六千七百戶則此作萬五千七百者誤也若漢傳前云以三千八百戶封侯益封三千八百再益封八千七百共萬六千三百戶并三子各千三百爲二萬二百戶與史不仝

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

案史漢表傳侯者十一人一蘇建二張次公三公孫敖四公

孫賀五韓說六李蔡七趙不虞八公孫戎奴九李朔十張騫十一郝賢言九人誤。

賀武帝爲太子時舍人武帝立八歲

附案此兩稱武帝及下李息公孫敖李沮李蔡趙信趙食其六傳稱武帝者七皆後人妄改當作今上也或曰當作今帝。匈奴傳云今帝卽位。

出定襄無功後四歲以坐酎金失侯

案史漢表賀以元鼎五年坐酎金免則自元朔六年出定襄後至元鼎五年凡十一歲也。

後八歲以浮沮將軍出五原

案賀出五原卽元鼎六年事非坐酎金失侯之後八歲也。

賀七爲將軍

案賀爲將軍五。安有七乎。

坐子敬聲

附案此下後人所續。非史本書。

後六歲爲將軍出代

案李息出代在元朔元年。後于軍馬邑五歲。史漢並誤作六。

後三歲爲將軍

案此是息出朔方在元朔五年。後出代四歲。史漢誤作三。

以郎事武帝

附案漢書作景帝是也。此因後人改今上爲武帝而并此誤改之。

爲驃騎將軍

案此騎將軍之誤也。驃騎之號。武帝以寵霍去病。公孫敖安

得先爲之余有丁糾之矣

再出定襄無功

案傳言斬虜萬餘人史漢表皆言是年敖益封則此誤也當衍無功二字

後十四歲

案當作十五歲蓋自元狩四年後至太初元年也

七歲復以因杅將軍　坐妻爲巫蠱族

附案此下後人所續蓋敗余吾在天漢四年巫蠱起于征和元年且敖自余吾還腰斬非先詐亡居民閒而後坐巫蠱族也七歲至巫蠱族四十四字當刪漢傳仝其誤

其後太后崩　後一歲爲將軍

案當作二歲元朔三年太后崩次公于五年又爲將軍也

後四歲爲游擊將軍

案蘇建封侯在元朔二年此元朔五年事當云後三歲

家在大猶鄉

附案張騫傳亦有家在漢中句史詮謂二家字本作冢字譌也書兩將軍冢政爲上敘驃騎冢相射而史不言大將軍冢疎矣漢書補之

十七歲爲前將軍

案漢書作十八歲是趙信爲前將軍在元朔六年武帝立十八年也

襄曹參孫也

案是元孫

爲光祿勳掘蠱太子宮衛太子殺之

附案十四字删後人以征和二年事續入也

斬捕虜首十一萬餘級

案霍去病傳凡斬虜十一萬九千六百三十一級然內中兩言八千餘級其一以漢傳校之是八千九百六十級其一無攷則斬虜確數尚不止此史誤矣或曰當作十二萬餘級

四益封凡萬五千一百戶

案去病本封千六百戶四益封萬四千五百并之得萬六千一百戶此誤數也若依漢傳本封二千五百戶四益封萬五千一百并之得萬七千六百戶而漢傳此句作萬七千七百戶亦誤

其校吏有功爲侯者凡六人

案史漢表傳從去病爲侯者七人一趙破奴二高不識三僕

多四路博德五衞山六復陸支七伊卽軒言六人誤

將軍路博德平州人

附案漢書云西河平州人則非太山梁父縣之平州矣而漢志作平周蓋古字通用如左傳華周人表作華州可證

故九原人

案漢傳云太原人

至匈河水無功後二歲擊虜樓蘭王復封爲浞野侯

案漢書作後一歲是也趙破奴爲匈河將軍攻胡在元鼎六年而大宛傳謂虜樓蘭爲擊胡之明年乃元封元年與漢傳合蓋破奴深入匈奴不見一人遂還師擊西域也大事記載于元封元年極確通鑑据年表破奴封侯之歲載于元封三年殊未爲允立功數年後行封者多矣

後六歲爲浚稽將軍

案爲將軍在太初二年。破奴封侯後五歲。此誤六。

居匈奴中十歲　後坐巫蠱族

附案居匈奴至巫蠱族二十一字後人妄續也。且破奴自太初二年沒匈奴至天漢元年歸漢首尾僅四年。安得十歲乎。

自衞氏興

附案自此至末三十三字。史詮謂當在上文六歲坐法失侯下。蓋是也。然亦皆後人續而誤者。衞青以元朔二年封。其枝屬以元朔五年封。自元朔二至太初四凡二十七年。不得言二十四歲。而長平侯伉于太初四年見存。不得言盡奪無侯。考此二子亦不得言五侯。而漢書仍其誤何歟。

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

附案此青謝蘇建語如此汲黯爲揖客大將軍益賢之又進言田仁爲郎中言減宣于上爲大廄丞言主父偃于上爲上言郭解不中徙茂陵則未嘗不招士也但所招之士不皆賢耳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齊菑川國薛縣人也

附案齊與菑川實爲兩國薛縣別屬魯乃史公連書之何也下文汲黯詰宏曰齊人多詐又云菑川國推上宏而儒林傳稱薛人公孫宏徐廣謂薛縣在菑川索隱謂薛本屬魯漢置菑川國後割入齊說亦欠明史記攷異曰菑川本齊故地扁鵲言臣齊勃海秦越人與此一例非史之誤漢志菑川國祇三縣無薛縣然高五王傳青州刺史奏菑川王終古禽獸行

詔削四縣，安知薛縣不在所削之內。漢志郡國領縣若干，皆元成以後之制，未可據以駁傳也。此說甚確。

字季

案宏字次卿，見西京雜記五鄒長倩書，豈初字歟。廣韻引作鄒長倩

元光五年有詔徵文學

案文學上脫賢良二字，漢書有之。而五年是元年之誤。荀紀、西京雜記、石林燕語皆依史作元光五年，失之。通鑑考異反据五年爲說，無怪乎疑未能明也。漢書武紀以宏舉賢良在元光元年，而宏傳本史記誤作五年耳。野客叢書辨之極是。其言曰：武帝兩開賢良科，一在建元元年，一在元光元年。而元光五年但詔徵吏民明當世務者，不聞有賢良之舉。考武帝初即位，宏年六十，以賢良徵。元狩二年薨，年八十。自元狩

二年推而上之至武帝初年恰二十年以是言之宏于元光元年再舉賢良明甚本傳謂五年誤也又況元光元年賢良制政係宏所對者

二歲中至左內史

附案徐廣作一歲是宏以元光元年對策爲博士中更母服三年蓋元光五年仍爲博士卽于是年爲左內史故公卿表言元光五年爲左內史也

故人所善賓客仰衣食

案宏開東閣以延賢人此盛德事不知史何以不載

竟以丞相終

案漢書亦謂宏年八十終丞相位而齊王儉漢武故事云宏諫武帝微行弗從因效史魚尸諫自殺上聞而悲之此說異

孝武元光元年中

案孝武嘗作今上主父偃徐樂莊安三人仝上書拜郎中應在元朔初通鑑載于元朔元年考異謂光乃朔字之誤其說自不可易何以證之偃傳言偃入關見衞將軍而衞青以元光六年始爲將軍若偃見青于元光元年則青尚爲太中大夫安得稱將軍其證一漢書言徐樂燕郡無終人以無終屬燕雖不免錯而燕之爲郡實在元朔元年以後政當上書之時詳見後其證二莊安書中有略濊州建城邑之語而降穢貉爲蒼海郡在元朔元年其證三獨大事記書于元光元年其解題曰偃竊奏董仲舒高園殿對見儒林傳高園殿災在建元六年距元朔改元八年若偃以是年召見安得竊仲舒草藁奏之若召見親近之後方竊奏仲舒藁則仲舒亦不應追論七

入年前災異也況田蚡死已久仲舒所謂貴而不正者果安所指耶徐不知仲舒奏藁自在建元末年而偃之竊奏固在元朔初何足据哉

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

大事記曰李斯方助始皇爲虐必無此諫特趙高繼斯其虐尤甚故人以斯爲忠得此虛美也徐氏測議曰斯諫伐胡本傳不載非實事也意者欲沮蒙恬之功故爲正言耶

地固澤鹹鹵

史記攷異曰漢書無鹹字疑衍

暴兵露師十有餘年

案十餘年虛言之也說在蒙恬傳

終不能踰河而北

秦始皇紀蒙恬匈奴傳皆云逐戎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渡河至陽山乃偃書言恬攻胡辟地千里終不能踰河而北未詳其故通典以恬傳爲實則偃未攷耳

趙人徐樂

案漢書謂樂燕郡無終人則史言趙人誤也地理志無終屬右北平据元始初版籍言之項羽封韓廣爲遼東王都無終未幾爲臧荼所滅仍屬于燕漢初封國甚大遼東西右北平皆燕故地至燕之爲郡漢志雖不載而攷燕王定國以元朔元年有罪自殺國除爲郡至元狩六年復置燕國封皇子旦其間燕爲郡者首尾十二年徐樂上書政在此時

齊人嚴安

附案索隱言本姓莊因明帝諱後改嚴而藝文志有莊安一

篇日知錄曰鄧伯羔謂安自姓嚴非也漢書之稱莊安班氏所未改也史記之稱嚴安後人所追改也

下怨而上不知也

案也字衍

臣聞周有天下

案莊安書此句上尚有二百七十餘字皆切中時弊深識治體之言史公何以删之

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

案南越傳無尉佗攻越事乃尉屠睢也尉秦官屠睢人姓名蓋尉斯離之比漢書嚴助嚴安傳皆無佗字此因下文尉佗成越而誤索隱謬分爲二人尉屠睢事見淮南子人閒訓

景騎舉郢

附案騎乃駒之譌

數見上疏言事

案數字上當依漢書增假字不然上文是拜主父偃徐樂莊安爲郎中則言事者誰乎

遷樂爲中大夫

案遷中大夫者主父偃也故漢書曰偃遷謁者中郎中大夫所謂一歲四遷以此與徐樂何涉樂字當衍若以中大夫是樂則偃之四遷既缺而莊安之爲騎馬令又何以不及

偃盛言朔方地肥饒

附案義門讀書記曰偃前諫伐匈奴此何以復議置朔方郡前言地澤鹵不生五穀轉輸率三十鍾致一石此何以復云地肥饒省轉漕豈非進由衛氏衛將軍始取其地故偃變前

說以建此計乎

太皇太后詔

附案徐廣曰此詔是平帝元始中王元后詔後人寫此及班固所稱以續卷後又讀史漫錄曰平帝時追錄公孫宏言其位爲丞相食一肉脫粟爲布被可見宏本以此著名稱而汲公獨少之豈宏之詐能欺數世之後而不能欺一長孺蓋漢廷之臣皆知其僞而汲公敢言也然平帝襃之者何王莽僞爲恭儉以釣名聲取其與已類故錄之爾夫不見取于全時之長孺而見知于數世之王莽宏之品流不益爲輕生恥耶

南越列傳第五十三

十三歲

案始皇紀三十三年略陸梁地爲桂林南海象郡則至二世

元年陳勝反時首尾纔六年安得十三年乎徐廣已言之

因讓佗自立爲帝

案史公不載文帝賜趙佗書何也所載佗書亦簡略不具

至建元四年卒佗孫胡爲南越王

案漢傳無卒字以建元四年爲佗孫嗣位之歲似佗非卒于建元四年而史漢皆不書佗子可知其子前死趙胡以孫繼祖也但考兩粤傳佗當文帝元年已稱老夫處粤四十九年於今抱孫則自始皇二十年佗已居粤因爲龍川令二世元年行南海尉事高帝四年稱王至武帝建元四年凡九十一年徐廣引皇甫謐謂佗蓋百歲何若是之壽耶

即藏其先武帝璽

案漢書作武帝文帝璽佗僭帝號有璽宜也豈其孫亦僭帝

號乎蓋其居國中兩世竊如故號耳則此缺文帝一字

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宜其辭

案終童奇人史公何以不爲立傳

故濟北相韓千秋

案漢書李陵傳作濟南相

術陽侯建德爲王

案術陽乃高昌之誤建德降後始封術陽也

下灕水

附案徐廣作湟與山海經合即上文湟谿說文水經謂之涯水本作灕酈道元言亦曰湟水別名桂水者是漢書紀傳皆作湟獨地理志桂陽郡下作匯水與此全誤師古妄音胡賄反猶索隱引誤本作湼音年結反也裴駰云或作淮亦非蓋因

水有四名各以音形相近而譌爾

下橫浦

案漢書武紀作下瀨水

越郎都稽

案都稽一作孫都說在表又表有涉都侯此失敘

而國亡焉

案南武侯織高帝十二年封南海王見漢書高紀及淮南王傳亦粵之世也當附于傳史失之

甌駱相攻南越動搖

古今黈曰此誤也當云東閩與兵南越動搖案傳其相攻者閩越與南越非甌駱也甌駱未嘗與諸國相攻也又閩越未攻南越時嘗圍東甌則是甌閩相攻亦不得為甌駱也

閩越列傳第五十四

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

案論中亦言句踐之後有禹餘烈其實句踐非禹苗裔而甌閩非句踐種族說在越世家中通志氏族略引顧氏譜云句踐七世孫閩君搖漢封東甌亦不足信蓋越是芊姓見國語閩東越蛇種見索隱引說文不得強合為一而高祖所封之海陽侯搖無餘全名二王又不可曉說在功臣表

姓騶氏

附案徐廣一作駱索隱謂徐說是不姓騶也路史國名紀三注亦言駱姓史記作騶誤

秦已并天下皆廢為君長

考證張氏曰秦罷侯置守六國之後尚不得尺土寸地剗區

甌之越別奉以君長之號乎疑無諸搖已廢爲庶人陳項兵起乃始糾合義旅閩越之民相率景從耳

世俗號爲東甌王

附案史記攷異曰封禪書越人勇之言東甌王敬鬼壽至百六十歲卽東海王搖也

天子問太尉田蚡　太尉未足與計

案兩稱太尉通鑑考異以爲誤攷蚡以建元元年爲太尉二年免并省太尉官是時乃建元三年蚡以列侯家居莫非問丞相許昌否或謂蚡曾爲太尉以故官呼之亦未確

不戰而耘

附案惠氏左傳補注曰成二年傳隕子辱矣說文引云抎子國策齊四齊宣王曰唯恐夫抎之墨子天志曰抎失社稷呂覽

云䃷音昭王抎于漢中。高誘音顚隕之隕。史記不戰而抎。此抎字之誤。漢書作殞。知抎與隕通古今字也。徐廣曰耘義當取耘除。失之。

乃使郎中將

案當作中郎將。

天子遣横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

案將相表及漢書武紀韓說王溫舒皆出會稽。楊僕出豫章。兩粤傳與此仝。攷地理志句章自在會稽。而武林索隱以爲在豫章北。接鄱陽界。東南地名。非今之武林。則固無戾也。惟梅嶺屬豫章。而溫舒實出會稽。此必有誤。

率錢唐轅終古

附案絡乃終字之譌.

爲北石侯

案侯名之異說在建元表.

封爲無錫侯

案此下失敘下鄜侯黃同.

東越地遂虛

案漢志會稽有冶縣.師古曰本閩越地.續志云都章安故冶閩越地.宋書州郡志亦言是閩中地.領于會稽之東部都尉.則其地僅虛也哉.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朝鮮王滿者

漢書考證齊氏曰.滿姓衛.朝鮮自周封箕子後傳四十餘世.

至戰國時侯準始稱王。漢初其國大亂燕人衞滿擊破準而自王也。後書正補此傳之缺。

乃使衞山

附案此非義陽侯也。乃別一人。

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征之

案漢傳作正之。通鑑考異曰史記征字誤。

天子誅遂

附案通鑑考異曰。漢書作許遂。案左將軍亦以爭功相嫉乖計棄市。則武帝必以執樓船爲非。漢書葢誤。

相韓陰

案漢作韓陶。說在建元表。

左將軍使右渠子長

案長亦作張路。說在表。

陰爲萩苴侯　爲溫陽侯

附案萩一作荻。說在表。溫乃湼字之譌。

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爲庶人

案此與漢傳仝。而漢表云坐爲將軍擊朝鮮畏懦入竹二萬箇贖完爲城旦。罪狀與此不仝。入竹贖罪亦奇。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　十餘歲秦滅

案商子弱民荀子議兵韓詩外傳四補史記禮書並有莊蹻起而楚分之語呂子介立有莊蹻暴郢之語皆不言在楚何時韓子諭老載杜子諫楚莊王伐越荀子注引韓今本求杜子爲莊子有云莊蹻爲盜於境內則在莊王時高誘注呂云楚成王之大盜則在成王時又在莊王之前未知何據若史漢俱以蹻爲莊王苗裔在楚威王之世高誘注淮南主術亦從之而通典邊防三通考三百廿九辨其誤以范史謂在楚頃襄王時爲定葢蔚宗依華陽國志也獨困學紀聞十二據韓子漢書言有兩莊蹻以名氏與盜全爲異余未敢信莊蹻又名企足見呂子異用篇疑是其字也通典辨之曰楚自威王後懷王立三十年至頃襄之二十二年秦取巫黔中後漢史則云頃襄王時莊豪王滇豪卽蹻也若蹻自威王時將兵略地屬秦陷巫黔中道塞不還凡經

五十二年.豈得如此淹久.或恐史記謬誤.班生因習便書范所記詳考爲正.又躋王演後十五年頃襄王卒.考烈王二十五年幽王十年王負芻五年而楚滅.後十五年秦亡.凡七十年.何故云躋王演後十餘歲而秦亡也.

乃拜蒙爲郎中將

案華陽國志作中郎將.劉攽曰.當作中郎將.後使相如以郎中將往諭之.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

案史漢表騫以元朔六年三月封侯.必非元狩元年歸也.攷大宛傳騫留匈奴中因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騫亡歸漢.而以匈奴傳核之.乃元朔三年事.則騫歸于元朔三年甚審.

滇王嘗羌乃畱

附案徐廣嘗作賞漢書又作當未詳孰是

殺使者

案漢書武紀元鼎六年馳義侯征西南夷平之此且蘭君所殺漢使者即馳義侯兩處不全大事記以紀爲誤亦無据

行誅頭蘭

案此三稱頭蘭即上文且蘭小國名也後爲縣漢書皆作且蘭疑頭字非或曰且子餘反而頭有徒音故譌

有勞浸

案漢書作勞深國名

滇王離難西南夷句舉國降

附案史詮曰漢書無難字葢離難二字相近而衍也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相如既學

案蜀志秦宓云。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宓此語與漢地理志所謂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者政合。史公但采詞賦而遺其明經化俗之大端何也。史通載文篇譏史漢載上林甘泉等賦。無裨勸奬。有長奸詐。

上讀子虛賦而善之

附案日知錄曰。子虛賦乃遊梁時作。後更爲楚稱齊難而歸之天子。非當日本文矣。若但如今所載子虛之言不成一篇結構。又曰。文選誤分爲二。李善云非一時作亦誤。此說本柯氏考要。潛邱劄記亦曰。眞子虛賦久不傳。文選所載。乃天子遊獵賦。昭明誤分之而標名耳。學林亦以昭明爲誤。至滹南集文辨疑

相如賦子虛自有首尾。而其賦上林也復合之爲一。恐未然。

射麋腳麟

附案文選全漢書作格麟。師古曰。格字或作腳。然當作格麟也。師古於傳首云。近代讀相如賦者。皆改易文字。競爲音說。致失本眞。今依班書舊文爲正。則史記所載。安知不爲後人改易乎。自宜依漢書。蓋師古較定也。茲特舉其誤者。餘從畧焉。

芷若射干

附案漢傳文選無射干二字。則是流俗所增矣。而學林謂史記是。漢書闕。與師古反。言此段皆四字一句。於文則順。於韻則叶。漢書去之。遂不成句法。射干草也。後射干獸也。實兩物。奚嫌焉。此說非。下文有槀本射干矣。

諸蔗猼且

附案漢傳作諸柘巴且文選仝後人妄改之傅蓴竝音粕蘘荷也然下有蘘荷巴且巴蕉也

薛莎青薠

附案漢傳薛作薜二物判然不仝

菰蘆

附案漢傳文選作觚盧是也張晏云扈魯蓋上句蒹葭即蘆雕胡即菰不應重言之

則有赤猨玃猱

附案漢傳文選皆無此四字且下文有元猨素雌及蛭蜩玃猱之句也

騰遠

附案注家或以此爲鳥或以爲獸或以爲蛇焦氏筆乘疑即螣猿字之誤蓋螣蛇爲得矣

兕象野犀窮奇獌狿

附案八字漢書文選皆無且上句蟃蜒即獌狿而下又有窮奇象犀之語也

轔卬卬蹷距虛

附案漢傳文選轔蹷二字互易

紆徐委曲

附案漢傳無此四字且下有紆餘委蛇句

怠而後發游於清池

附案漢傳無發字作一句讀甚是

楊桂枻

附案漢傳文選梿作旍

於是楚王乃登陽雲之臺

附案漢傳亦作陽雲。據孟康注當從文選作雲陽。此本對以雲夢之事也。孟康曰。雲夢中高唐之臺。宋玉所賦者。言其高出雲之陽也。

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

附案文選無此二句。漢傳亦有之。然李善以有者爲非。

東有巨海

附案漢傳文選及索隱本皆作東陼。則有字譌。

右以湯谷爲界

附案劉奉世曰。右當爲左。本李善選注。陳子龍曰。湯谷日出之區。應在齊東而云右。恐左字之誤。正義所云北向天子亦

無據。

澎濞沆瀣

附案瀣乃溉之譌。

東注太湖

沈括筆談曰。上林賦敘諸水曰入川分流東注太湖。入川自入大河大河去太湖數千里。中隔太山及淮濟大江。何緣與太湖相涉。義門讀書記曰。太湖恐當闕疑。未必如郭璞所謂震澤也。

掩薄草渚

附案漢傳文選是水渚。

崇山巃嵸崔巍嵳峩

附案漢傳文選作崇山矗矗。巃嵸崔巍。

葴橙若蓀

附案漢傳文選橙作持。師古曰。持當爲符字之誤。符鬼目。流俗書本或作橙非。後人妄改耳。其下乃言黃甘橙楱。此無橙也。索隱又云。今讀者亦呼爲登。謂金登草。

巖突洞房

附案文選突作宎。全而漢傳作突。

垂緌琬琰

附案徐廣云垂緌一作朝采是也。

華汜檘櫨

附案徐廣汜作楓是。檘亦當作枰。即平仲木。

於是乎隃絕梁　若此輩者

附案於是乎三字衍。漢傳文選無之。輩字亦衍。

躄石闕

附案當作石闕。

奏陶唐氏之舞

附案師古注曰。陶唐當爲陰康。傳寫字誤耳。人表有陰康氏。呂氏春秋陰康作舞。高誘亦誤解云陶唐妄改呂氏本文。後書馬融傳注引呂政作陰康。

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唱萬人和

附案文心雕龍事類篇曰。陳思報孔璋書云。葛天氏之樂千人唱萬人和。聽者因以蔑韶夏矣。案葛天之歌。唱和三人而已。相如上林濫侈葛天。推三成萬。信賦妄書。致斯謬也。余謂千唱萬和。此賦乃總承上文。非專言葛天。謬在陳思。不在相如。

巴榆宋蔡

附案兪字湖本譌榆．史記攷異據說文引此賦以爲當作喻喻．不作巴渝舞解．

弋玄鶴

案上有元鶴加鱗元鶴二句．並此三見矣．他若平原蕙圃青蘋衡蘭江離蘗蕪白虎野馬鵷雛孔鸞騊駼驒騱瑇瑁之類．重用複出．殆非文之疵病歟．而彌節裴回翱翔往來．則全文凡兩見並未檢也．

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甚衆侈靡過其實

附案左思三都賦序文心雕龍夸飾篇並稱相如之賦詭濫不實．余謂上林地本廣大．且天子以天下爲家．故所敘山谷

水泉。統形勝而言之。至其羅陳萬物。亦惟麟鳳蛟龍一二語爲增飾。觀西京雜記三輔黃圖則奇禽異木貢自遠方。似不全妄。況相如明著其指曰子虛烏有亡是。特主文譎諫之義爾。不必從地望所奠土毛所産而較有無也。程氏雍錄嘗辨之。

洋溢乎方外

附案湖本溢譌益。

舉苞滿

附案漢書文選作苞蒲。索隱亦云一作蒲。則滿字譌。

則是蜀不變服巴不化俗也

義門讀書記曰。巴蜀本禹貢梁州之域。豈徼外耶。

固常之所異也

案常下缺入字

夏后氏戚之乃堙鴻水

案漢書作堙洪原文選作堙洪塞源夫塞洪水者鯀也豈禹乎溝洫志亦有禹堙洪水句而誤自山海大荒北經禹湮洪水來

阻深闇昧

附案漢書文選作曶爽闇昧索隱本仝

中外提福

附案徐廣云提作禔是音支安也

且夫王事

附案事字當依漢書文選作者

上咸五

附案史漢咸五。文選及索隱本作減五。減字較勝。而咸亦爲古文減。羣經音辨曰咸洽斬切。集韻云古斬切。與減仝。左傳昭廿六年疏諸本咸作減。呂子仲冬紀水泉咸竭。一本作減竭。酷吏傳減宣。漢書作咸。師古曰咸音減省之減。

其進仕宦

義門讀書記曰。進作於。

不亦難矣

附案劉辰翁曰。須減亦字乃佳。而不知漢書元無亦字也。曰知錄仍之云衍亦字。

魂無歸而不食

仁和金侍郎甡清悟錄曰。南山巫祠二世皇帝。見封禪書。至成帝時匡衡奏罷之。則雖無宗廟之享。其時二世尚血食也。

夐邈絕而不齊兮
附案此下五句漢書無疑後人妄增劉辰翁以刪之爲工
列仙之傳居山澤間
附案漢書傳作儒師古曰凡有道術者爲儒流俗本作傳字非也索隱以相傳解之非
乃遂就大人賦
附案賦中字句有與漢書異者皆義得兩通故不具論評林明康海曰古人作文皆有依倣大人賦全用屈平遠遊中語
垂絳幡之素蜺兮　驂赤螭青虯之蚴蟉蜿蜒
附案垂乃乘之譌又湖本蚴譌蜹
而右含雷兮　前陸離
附案漢書作黔雷長離皆神名

廝征北僑

附案索隱本是伯僑。北伯聲相近。

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

案正義據張揖云。崇山狄山也。引海外南經堯葬狄山爲驗。但自古相傳堯冢在濟陰成陽穀林。寧有遠葬狄山之事。蓋猶墨子言堯葬蛩山之陰也。何足信哉。日知錄廿二引臨汾縣志謂堯陵在城東亦難信。至舜葬九疑之說。已辨在五帝紀。

使靈媧鼓瑟而舞馮夷

案漢書瑟作琴。而馮夷則有可攷者。竹書夏帝芬十六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鬬。帝泄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則河伯者國于河上而命之爲伯。馮夷是其名。博物志夏桀時費昌至河上見二日。問于馮夷。案馮夷乃一君之名。既生夏芬及泄之世。安得桀時尚有其人。蓋張華誤耳。穆天子

傳有河宗伯夭山海大荒東經有河伯僕牛後魏書高句麗先祖朱蒙母河伯女朱蒙自稱河伯外孫可證河伯之爲國君而馮夷之名所傳不仝穆天子傳稱無夷山海海內北經稱冰夷文選思元賦注引金匱稱馮修淮南子原道注稱馮遲皆馮夷也文選注引書傳及金匱云姓馮後書張衡傳注引龍魚河圖云姓呂名公子莊子秋水釋文竝列之俱謬爾然自莊子楚辭借以爲寓言而異說競起遂以河伯馮夷爲神怪淮南齊俗注及張衡傳注引聖賢冢墓記莊子大宗師釋文引清泠傳竝謂馮夷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爲河伯淮南子云服夷石博物志謂馮夷乘龍虎恍惚萬里水經注一引括地圖謂馮夷乘雲車駕二龍不經甚矣於是又有以馮夷爲河伯之妻者見張衡傳注及釋文又有以馮夷爲能御陰陽

者.見淮南原道.岐頭別論.莫可究詰.容齋四筆胡應麟莊岳委談及樵書日知錄均辨其妄.但莊子楚辭諸書所以號為神怪者蓋亦有由.抱朴子釋思篇曰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莊子釋文曰.一云以八月庚子浴于河而溺死.一云渡河溺死.此傳正義曰馮夷以庚日溺死河.常以庚日好溺死人.則是因其溺死而傅會以為河神水仙也.山海經中極之國深三百仞.冰夷恒都焉.冰夷人面乘兩龍.所謂乘龍虎雲車.亦從此影撰而不知山海經未可全信.且河國居于河上.以水為都.古有豢龍氏.豈不能乘之.況馬八尺以上為龍.取穆傳伯夭乘副車導西土推之.固是常事.安得以神怪目焉.倘云人首魚身.博物志河伯魚身.將何以為諸侯乎.詞賦家相仍誤用.

吾乃今日睹西王母皬然白首載勝而穴處兮

案西王母之妄說在趙世家.

因斯以談

案談字何以不諱.說在晉世家.

是以業隆於縕緥

案成王非縕緥也.說在魯世家.

䆃一莖六穗於庖

附案此傳道下從禾.漢書文選俱從寸.葢古字通用.導爲瑞禾.導訓作擇.張揖傳有導官.漢公卿表屬少府主擇米.而唐百官志作䆃官令.謂擇此嘉禾之米也.志又云掌䆃擇米麥.則䆃雖不名而亦訓爲擇可知.顏氏家訓書證篇辨䆃非相如所用.以說文䆃字引封禪書爲誤.困學紀聞入載董逌彥

遠謝陳正字攷定文于六穗之禾訓同于導亦是一論顏說殊未然學林嬾眞子說文繫傳吹景集並有說

獲周餘珍收龜于岐

附案徐廣收作放是漢書文選作放水經注十八引作牧集解以餘珍爲得周鼎與放龜分二事解文選有珍字而漢書無珍字作一句讀謂漢得周放畜餘龜于岐山以上下文句觀之當從漢書獲龜事他處不見

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

案此本僞泰誓說見周紀

蓋號以況榮

附案史記攷異曰蓋讀如盍文穎訓爲合合號猶言合符小顏以爲語辭似迂

或謂且天爲質闇

附案漢傳文選闇下有示字。進下闇示珍符作一句。

其儀可嘉

附案嘉乃喜之譌。

君子之能

附案徐廣能作態是也。

熿炳煇煌

附案湟乃煌之譌。

相如他所著

案漢藝文志有相如作凡將一篇。賦二十九篇。又漢書佞幸傳云。上方與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此何以不及。

揚雄以爲靡麗之賦

附案此下二十八字當削。困學紀聞引江棻曰。雄後於遷甚久。遷得引雄辭何哉。葢後人以漢書贊附益之。

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附案困學紀聞十二言史通云。司馬相如始以自敘爲傳。然其所敘但紀自少及長立身行事而已。今攷之本傳。末見其爲自敘。又云相如自敘。記其客游臨邛。以春秋所諱。特爲美談。恐未必然。意者相如集載本傳。如賈誼新書末篇。故以爲自敘歟。（見史通敘傳篇。雜說上篇亦云。馬卿自敘具在集中。子長因錄爲列傳。）余謂史公不說相如自敘。且傳中識游獵賦侈靡非理義。而天子求書奏封禪在相如歿後。安在其爲自敘。或史公取相如作而增改之。隋書劉炫傳亦云。通人司馬相如楊子雲馬季長鄭康成等。

皆自敘風徽與芳來葉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十月淮南王黥布反

案十月當作七月說在表

常謂上大兄

附案文帝行非第一而稱大者蓋大乃天子之謂也今人兄弟行次稱一爲大不知所始唐明皇呼寧王憲爲大哥疑起于唐時

廷尉臣賀

附案賀雖未知何人然可以證公卿表于孝文三年書張廷尉之譌是時爲孝文六年

爲命棄市罪

案漢書作爲亡命是.
賜長帛五千匹
附案漢書作五十匹非.
南海民王織上書獻璧皇帝
史詮曰民字衍. 璧下漢書有帛字.
令復之
附案史詮云宋本令作今.
子賜爲周陽侯
案此乃陽周之誤. 說在惠景侯表.
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上聞之乃
歎曰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
案容齋續筆言高誘作鴻烈解敘及許叔重注文乃云一尺

繒好畫畫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諸辭頗異淮南天文訓注作一斗粟則高誘升字必斗之譌余觀淮南王罪狀死有餘責孝文不忍致法赦而遷之及其道死帝哭甚悲侯其四子藹然友愛胡謂其不相容乎評林田汝成曰謂帝驕其弟則可謂帝不容其弟則不可使如袁盎所說有殺弟之名而病之將堯舜周公以罪四凶殺管蔡貶聖耶四凶不與堯舜仝族周公不誅管蔡說在五帝紀周紀解春集論之云長反在文六年至八年封其四子為侯又十二年民間始有是歌十六年立其子安復為淮南王安陰結賓客養士數千則是歌安知非八公之徒偽為之流播民間以感天子者史稱安就國之後與諸辯士妄作妖言則歌之偽可知矣

王愛陵常多予金錢為中詗長安

徐氏測議曰。陵必嫁列侯在長安。故使詗伺。史不記其嫁處。缺文也。

元朔三年

案三年乃二年之誤。漢書紀傳皆言元朔二年賜几杖。

遂發兵反　王恐事發

附案漢書上句無反字。下句作王恐欲發兵。

而遣漢中尉宏

案公卿表是殷容。則宏當作容。

王日夜與伍被左吳等

案漢書無伍被。劉辰翁謂此處合去之。

王坐東宮召伍被與謀

附案王及被問答非一日之言。故不免複。以漢傳校之。多有

夫荆楚僄勇輕悍好作亂

史義拾遺曰、安親羅父難、而又躬自蹈之、其父子蔫亡者自取之也、何地俗之咎耶、

史記志疑卷三十四終

史記志疑卷三十五　　梁玉繩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孫叔敖者

案史公傳循吏無漢已下傳酷吏無秦以前深所難曉又所舉僅五人而爲相者居其三吏事不責公卿何以入此孫叔子產公儀子當與管晏竝傳爲允也𢇁閣錄曰循吏五人而不及漢春秋列國賢臣尚多而獨傳叔敖子產公儀不太略乎石奢李離以死奉法豈曰非賢於循吏未甚當也且敘事寥寥絕無光燄史詮曰漢之循吏莫若吳公文翁子長不爲作傳亦一缺事

楚之處士也

附案毛氏四書索解及經問九辨孫叔敖非公族蔿氏未敢

遷信

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

案左傳無所謂虞丘相。而韓詩外傳七列女傳與說苑至公全史。孜墨子所染說苑雜言作沈尹。韓詩外傳二作沈令尹。楚亦無沈令尹。呂氏春秋尊師作沈申巫。當染作沈尹蒸。蒸字察傳篇作筮贊能篇作莖。而新序五引呂子又作竺。新序雜事五又云莊王因楚善相人者之言招聘之所說不全。疑沈尹為近。宣十二年左傳沈尹將中軍。杜注沈或作寑。令固始縣。疏引哀十八年寑尹吳由于為證。而荀子非相呂子贊能稱孫叔敖期思之鄙人。蓋其隱處期思即春秋寑邱。漢名寑縣。東漢名固始。然則沈尹官于叔敖所隱之縣。知其賢而薦之。事非無因者。虞邱不可考。或是傳聞之誤。沈尹之官。韓誤增令字。呂誤作申字。尹字近申故誤。而日

筮曰莖曰竺曰蒸曰巫．並以音形相鄰致譌．莫定沈尹之名孰是．相人之言．不足信耳．

吏無姦邪

附案後書郭丹傳注引．史有遂霸諸侯句．今無之．

故三得相而不喜

案孫叔之三相三去．說在鄒陽傳．

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摯爲相

索隱曰．子產事簡公定公．不事昭君．亦無徐摯作相之事．

大宮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爲相

索隱曰．子期左傳國語亦無其說．

治鄭二十六年而死

案左傳子產以魯襄十九年爲卿．三十年相鄭．至昭二十年

卒。今以爲卿之年計。是三十三年。以爲相之年計。是二十二年。此文葢誤。年表及鄭世家謬謂子產卒于定十四年爲鄭聲公五年。其去子產眞卒之歲適二十六。得毋以卒後妄加之年爲生前治國之年乎。則誤中又誤矣。

客曰

案韓詩外傳三作其弟諫。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

案楚相卽令尹。昭王時子西尸之。未聞相石奢。呂覽高義篇言昭王使石渚爲政。與此全。渚乃奢之譌。史葢本呂而誤改作相也。韓詩外傳二新序節士並言昭王有士曰石奢使爲理。

李離者

案韓詩外傳二新序節士述李離事各異。此更不全。

汲鄭列傳第六十

弘大體

漢書評林曰．漢書改宏爲引是．

及宗正劉棄

附案徐廣曰一云棄疾．然攷漢書本傳作棄疾．而公卿表作棄疑．

吾欲云云

杭太史曰．不明載帝語而曰云云．非史法．班氏仍之何也．苟紀帝問汲黯曰．吾欲興政治法堯舜何如．可補史缺．

臣常有狗馬病句力不能任郡事

附案力字本屬下句．自孟堅改析史文．師古遂以病力連讀訓力爲甚．後皆從之．王若虛糾其妄．且曰新唐喬琳傳從幸

梁州辭病力蕭俛授少師辭疾力不拜又因顏注而誤

黯姑姊子司馬安

案漢書作姊子未知孰是

其先鄭君

附案集解以鄭君爲當時父誤已徐孚遠曰景帝時莊猶年少鄭君非莊父或其祖也余謂書其先鄭君則非父明甚且下云交大父行尤可證唐表謂鄭幽公生公子魯魯六世孫滎號鄭君生當時不可信

脫張禹於尼

附案湖本譌羽爲禹然亦通借字左穀春秋昭三十年徐子章羽左傳及公羊經作禹

武帝立

附案當作太子立後人改之汲黯傳太子卽位是其例以二人俱爲太子之官故

莊爲太史

附案此大吏之譌漢書可證別本史記亦作大吏

交情乃見

附案說苑說叢篇佝有一浮一沒交情乃出二句似好事者妄增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夫周室衰而關雎作

案以關雎爲刺詩說在十二侯表

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

案干七十餘君之非亦說在表湖本干譌于

作春秋以當王法

案述六藝而獨鈌孔子贊易。班氏補之。

故子路居衛

案集解云。子路死衛。孔子尚存也。班氏删此句是。

後陵遲以至于始皇、

史詮曰。漢書削去此句尤順。

然齊魯之門

案門疑當作閒。與下齊魯之閒對。

孟子荀卿之列

案孟荀並列之非。說在自序傳。

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

案孔甲之死、說在孔子世家。

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

案史公以孝文好刑名不可解。

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母生

案魯字衍。胡母生齊人也。漢傳亦無魯字。或曰言春秋于齊魯作一句讀。

興禮以爲天下先

案興上漢傳有舉遺二字。師古曰。經典遺逸者求而舉之。

而請諸不稱者罰

案漢傳作請諸能稱者。

與劉郢同師

案楚夷王名郢客。此三稱皆無客字。說在諸侯王表。

受業者百餘人

案漢書百作千

無傳疑

案疑字衍。漢書無之、謂申公不作詩傳但教授也而世有申公詩說豈不妄哉。蓋與子貢詩傳皆明鄞人豐坊僞撰。濟南王氏士祿考功集辨之甚詳。長洲汪氏琬堯峯文鈔節孝王先生傳載之。毛氏奇齡亦著詩傳詩說駁議。

太皇竇太后

史記考異曰。當云竇太皇太后。

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

附案古書百篇。秦時焚書伏生勝壁藏之。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得二十九篇。又分出盤庚二太誓二康王之誥一爲三十四。非伏生元本也。其後亡太誓。卽以民間僞泰誓入于伏

書不復分析攷漢書楚元王傳劉歆讓太常博士書云泰誓後得。書孔序疏引馬融說本此孔序疏引別錄及文選讓太常書注引七畧並言武帝末得泰誓。論衡正說謂宣帝時河內女子得之但史公于殷周紀齊世家載其語。偽泰誓唐時尚存不知亡于何世宋藝文志已無之幸史公采取今僅得睹什之二三馬卿封禪書董仲舒建元初對策婁敬說高帝皆引太誓中文。然則此篇不特非宣帝時得亦非武帝末得。并不可言後得矣。孔序疏引康成書論云民閒得泰誓。不明指其時。蓋疑而慎之。所異者伏生大傳亦有八百諸侯至孟津及白魚入舟之事。孔疏曰。不知伏生先爲此說不知後人加增此語。王光祿鳴盛尚書後辨曰伏生已見此篇蓋人閒流傳已久。不由伏孔而得。別得之書與伏合耳而孔所得又與之合。周本紀所載政受之孔者。斯論余不敢信竊疑

白魚等事。戰國好事爲之。觀呂覽召類赤烏之言可見。流傳至秦末。遂造託泰誓三篇以實其說。而後人羼入大傳也。可以入今文。卽可以入大傳。何足怪哉。

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

附案隋志云伏生授張生張生授歐陽生。與此異。秀水盛大令百二柚堂筆談曰伏生弟子知名者二人。漢書及陸氏釋文可證。隋志張生授三字當衍。

兒寬位至御史大夫九年而以官卒

案公卿表元封元年書左內史兒寬爲御史大夫八年。故子太初三年正月書膠東太守延廣爲御史大夫。若寬居位九年始卒。則延廣爲副相宜在太初四年矣。此及漢傳非。

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

餘篇

附案孝景時（漢藝文志作武帝末誤此依論衡正說篇）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其後孔安國得以隸二十九篇多十六篇亦稱二十四篇蓋分出九共八篇數之又分出伏生所合者五篇爲五十八篇四十五卷加序爲四十六卷建武之際亡武成止五十七篇魏晉時已不行惟祕府有之（隋志晉祕府有古文尚書杜注左傳凡古文皆云逸書蓋未見祕府古文也）永嘉之亂祕府書亦亡至元帝時豫章內史汝南梅賾忽奏上古文尚書增多二十五篇卽今所讀者于是眞僞相雜今古混編此吳澂所以作書纂言也孔序及傳皆僞作（尚書後辨辨疑僞書及傳出王肅皇甫謐手）且安國未嘗獻書荀紀于成帝三年云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于學官漢書藝文志楚元王傳歆家字（後辨云宋本文選劉歆移書亦有家字）直以爲安國獻

之則史稱安國早卒何能及天漢後巫蠱事起時乎若夫藏書之人東觀漢紀及漢紀尹敏云孔鮒附志及史通古今正史篇釋文云孔惠（惠字誤說在孔子世家）家語云孔騰是安國祖子襄疑子襄近之余參稽而撮其概如此其詳則有尚書疏證及後辨在

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

案漢書志傳皆言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卽儀禮也而今書若燕禮大射聘禮公食大夫覲禮五篇皆諸侯之禮喪服一篇總包天子已下之服制則所云士禮者十一篇耳疑今儀禮非高堂元本或所傳實不止于士禮耶

官至中大夫

案漢傳作太中大夫

本於楊何之家

案當依漢傳作田何。

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

案高廟災何以主父偃疾仲舒其事欠明漢書董仲舒傳以爲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奏焉而五行志直以爲仲舒對誤已。漢志載其奏不免阿詞曲說。起天子誅殘骨肉之心何以爲醇儒其弟子斥以下愚宜也余疑主父偃竊易奏之不然何以與削地分封之議徒豪茂陵之言如出一口乎。

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

案不言膠西之難相則董之可相不明弘疾之下宜補曰膠西王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

蘭陵褚大

案漢書此下有東平嬴公此缺。

廣川殷忠

附案徐廣言殷一作段是漢書藝文志易有京氏段嘉而儒林傳譌殷嘉酷吏傳有段仲而史譌殷中後書馮異傳有段建注作殷隋志及經典序錄有段肅注穀梁史通古今正史篇言續史記者也而後書班固傳譌殷肅注云固集作段可以互證

中忠古通詳別雅。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遂禽侯封之家

案禽當作夷。

郅都者

附案唐文粹權德輿酷吏傳議謂子長以郅冠酷吏抉善善惡惡之義讀書後亦謂置郅于酷吏爲冤與班氏以田延年爲酷吏全經史問答謂郅無一事不可傳只過臨江王致死遂入酷吏余謂不然史公明云郅獨先嚴酷此是罪案袁太史枚隨園隨筆曰郅當文帝寬仁之後首作倖倖舉止以結主知引甯成義縱之朋類故以爲酷吏冠眞良史垂戒之心不救賈姬所以媚太后猶高熲之斬張麗華所以媚獨孤后也不與臨江王筆所以媚帝也郅之言曰亡一姬復一姬進以人命爲兒戲以此誘君心君心倘可問乎

於是景帝乃拜郅爲濟南太守

史記攷異曰據漢表郅自濟南太守遷中尉在景帝前七年而郡守更名太守在中二年則其時不得稱太守也太字衍

武帝卽位

附案此及周陽由傳兩武帝當作今上

與汲黯俱爲忮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

困學紀聞曰黯之正直所謂仁者有勇剛毅近仁者也謂之忮可乎周陽由蝮鷙之靡耳其可與黯並言乎汲鄭仝傳猶不可而以由與黯俱是黨梟接翼也又曰呂成公云黯廷折公孫宏質張湯摧衛青所謂聚高四海空無人者也彼周陽由孤豚腐鼠何足以辱仝車而反謂黯不敢均茵馮陋矣野客叢書曰司馬安不足言長孺矯矯風力爲由所抑何哉盡由無賴小人汲遠之非畏之經史問答曰是必薄之不與均茵耳王孝廉曰仝車似單承司馬安來後人不必爲長孺稱

屈但以爲忮則非也
至太中大夫
案漢書作中大夫
張湯者杜人也
案漢書本傳贊曰馮商稱湯之先與留侯同祖登湯徙居杜陵遂爲杜人乎
傳爰書
附案史記攷異以傳爲傅字之譌傅讀曰附謂附于爰書說勝舊注
治陳皇后蠱獄
劉辰翁曰何可無巫字
嚴助

附案當如下文作莊助後人所改

官再至濟南相

案景帝三年濟南已除爲郡矣邊通安得爲之相乎蓋誤

遷爲廷史

案漢書作廷尉史此與王溫舒傳廷史仝鈌尉字

至冬楊可方受告緡

案此乃元狩五年之冬也而漢書武紀元鼎三年十一月令民告緡何哉

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案一歲當作二歲公卿表義縱以元狩五年棄市張湯以元鼎二年死也

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

附案漢傳作敢往吏

徙諸名禍猾吏

附案索隱本作徙請名禍猾吏漢書作徙請召猜禍吏雖各不全徙諸二字必譌徒但也

張湯數稱以爲廉武

史詮曰武字衍

居廷惛惛不辯

附案漢傳作居他茲道

以牧司姦盜賊

附案牧乃收之譌司卽伺字

尸亡夫歸葬

附案徐廣本風俗通神怪篇以爲尹齊尸飛去論衡死僞篇

辯其妄蓋亡去者家人知仇家欲燒其尸竊尸而逃爾觀漢傳尸作妻益明日知錄廿七亦依王充竊舉持亡之說

自溫舒等以惡爲治

附案自此至以文辭避法焉一段無端橫入不成章法乃漢書減宣傳尾之語後人妄取入史而又誤置于此也蓋漢傳減宣已上皆襲史元文田廣明已下孟堅自作故以斯語結之且徐勃等阻山攻城天子遣使者繡衣治盜事在天漢元年沈命法更在後則非史公所撰益明矣

周中廢

附案此下乃後人增入而謬者也杜周以元封二年爲廷尉至天漢二年免卽于是年爲執金吾明年二月爲御史大夫四年卒而兩子夾河爲守政當周爲副相時史訖太初皆非

所載至衛太子巫蠱事在征和二年周已卒四歲桑宏羊之誅在昭帝元鳳初更後十餘載矣安得言周爲執金吾捕治之因遷御史大夫乎酷吏莫甚溫舒而云其治甚于王溫舒等則豈能福流數世哉周之子延年顯于昭宣之際訾數千萬孫緩熊等元成間至大官乃謂周列三公之時子孫尊官家累巨萬不亦誣歟

擅磔人

附案史詮云湖本擅誤檀又一本作擅殺人

推減

附案索隱謂徐注減作成是也謂推繫之成獄

京兆無忌

王孝廉曰無忌不知何姓并疑下有脫文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爲發導驛

附案下有導譯此譌驛字漢書作譯也

立其太子爲王

附案徐廣曰一云夫人漢書張騫傳是夫人未知孰是宋祁謂古本夫人下有太子二字則非也

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

金耀辰曰下文亦言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漢西域傳謂大宛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南與大月氏接何也

其都曰藍市城

案漢書作監氏城後書作藍氏城各不全

其東南有身毒國

附案身音乾毒音篤．漢張騫傳李奇曰一名天篤．西域傳作捐毒．師古曰卽身毒天篤也．後書西域傳作天竺．文苑傳作天督．山海海內經作天毒．篤督竺三字古通．史西南夷傳徐廣曰一作乾毒．漢傳屢言塞種．師古以爲卽釋種．音先得反．蓋浮屠經皆譯讀．其國名當亦由譯而得．故無定字耳．呂氏春秋本生注天身也．藝文類聚引白虎通云天者身也是天身二字古音義並仝．

其明年騫爲衛尉

案其明年當依漢書騫傳作後二年．

破匈奴西城數萬人

凌稚隆曰．西城漢書作西邊是．

其明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

案渾邪之降卽在元狩二年。當依漢書騫傳作其秋

匈奴攻殺其父

案漢書騫傳匈奴當作大月氏。

岑娶

案史皆作娶。而漢西域傳作陬。音子侯反。

於是天子以故遣從驃侯破奴

案破奴時已坐酎金失侯。不得云從驃侯也。

以大鳥卵

宋祁曰。西域傳大鳥及卵。只曰大鳥卵。則成一事矣。

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

附案公卿表太初三年書搜粟都尉上官桀爲少府。年老免。卽此人。師古疑非上官桀。以表爲誤。未攷也。

封廣利爲海西侯　騎士趙弟爲新時侯

附案漢志無海西。正義謂宛近西海故號海西侯非也。攷郡國志廣陵郡海西縣故屬東海。宋書志臨淮郡海西縣。前漢屬東海。後漢晉屬廣陵。則知卽漢志東海之海曲縣。曲乃西之誤。海曲屬琅邪。新時無攷。漢表云在齊。

而敦煌置酒泉都尉

附案徐廣引別本置字在都尉上是也。至疑酒字爲淵則非。漢志敦煌淵泉縣無都尉。

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

案困學紀聞十云。三禮義宗引禹受地記。王逸注離騷引禹大傳。豈卽太史公所謂禹本紀者歟。余因攷郭璞山海經注

亦引禹大傳。漢藝文志有大命三十七篇。師古曰。命古禹字。列子湯問篇引大禹。疑皆一書而異其篇目爾。而古言崑崙非一處。禹本紀所言。是山海經海外之崑崙。非河源所出。日月相避隱爲光明。類釋氏須彌山之說。未免誕妄。意崑崙不過如太山王屋之屬。山海海內西經以爲高萬仞。庶幾近之。水經博物志言高萬一千里。淮南地形言山有增城九重。高萬一千里百十四步三尺六寸。拾遺記言九層。每層相去萬里。與此竝難信也。論衡談天篇引史作玉泉華池。郭璞注文選天台賦注亦作華池。

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

案史公此言。疑河不出崑崙乎。抑疑世無崑崙乎。古今談河源者各異。禹貢言河出積石。此是大積石山。在漢金城郡河關縣西南羌中。在唐吐谷渾界。

先儒以鄯州龍支縣之小積石山當之非。兩漢西域傳及水經注言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仝寘寘此傳言出于寘南。漢西域傳改其文曰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則所謂出于寘南者。指積石言之。依禹貢也。而兩源之說不著。夫禹貢之導河積石。猶導淮自桐栢導洛自熊耳。皆自其山以導之。而未窮其源。烏得據爲河之所出哉。葱嶺于寘雖殊出。然仝注于鹽澤以至積石。隱淪顯發。異派合流矣。但葱嶺于寘之水。俱重源旁源而非河之眞源。崑崙其眞源乎。爾雅山海經淮南地形水經與史所稱禹本紀竝言之。而傳記言崑崙有五處。一在西域近禹貢崑崙國。山海經西次二經謂在槐江山之南。卽海內西經所云崑崙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者。唐釋元奘西域記名爲阿耨達山。又名無熱邸是也。一在海外。山海大荒經謂

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曰崑崙其下弱水環之近條支大秦國禹本紀所稱者是也一在于寘漢武帝案古圖書名于寘之山爲崑崙是也一在酒泉漢志金城臨羌縣西北有崑崙十六國春秋謂張駿時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卽崑崙之體是也（亦見晉書駿傳）一在吐蕃通典言吐蕃自云崑崙山在國中西南卽唐書吐蕃傳所稱紫山直大羊同國處曰悶摩黎山是也五處崑崙當定吐蕃爲眞河源之所出元世祖使招討都實（今改篤什）求河源以爲出土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方可七八十里履高下瞰燦若列星名火敦腦兒譯言星宿海羣流奔湊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剌腦兒自西而東號赤賓河岐爲八九股行二十日至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卽崑崙

也潘昂霄從都實之弟闊闊出得其說撰爲河源志臨川朱思本又從八里吉思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而以華文譯之與昂霄志互有詳畧見元史地理志我 朝康熙四十三年侍衛拉錫氏奉 命窮河源以爲在鄂敦他臘卽元史之火敦腦兒然自星宿海至崑崙約有一月程河源去崑崙甚遠此胡氏禹貢錐指所以疑古來言河出崑崙爲庶語也今乾隆四十七年侍衛阿彌達氏奉 命往青海窮河源言星宿海西南有河名阿勒坦郭勒蒙古語阿勒坦卽黃金郭勒卽河也水色黃迴旋三百餘里穿入星宿海自此合流至貴德堡水色全黃始名黃河阿勒坦郭勒之西有巨石高數丈名阿勒坦噶達素齊老蒙古語噶達素北極星齊老石也崖壁黃赤色壁上爲天池池中流泉噴湧釀爲百道皆作金色

入阿勒坦郭勒實黃河之上源又在星宿海上則知崑崙爲黃河眞源在今回部中其水伏流而出青海之阿勒坦噶達素齊老始經星宿海重源再發得未曾有不但千古之疑可以冰釋卽都實拉錫氏之所尋探僅屬得半而止爾王鏊震澤集有河源辨疑都實所得非眞崑崙非眞河源言非眞崑崙誤也言非眞河源則是矣張騫蓋嘗身歷其地史漢疏略不言也又唐書吐谷渾傳及舊書侯君集傳敘太宗時李靖侯君集任城王道宗破吐谷渾次星宿川達柏海北望積石山觀河源此河源只在積石山流入爲中國河處而星宿川亦非星宿海至明徐宏祖遊記謂河出崑崙北星宿海去中夏三萬四千三百里恐未可信雖指載洪武時僧宗泐西番求經云河源出抹必力赤巴山番人呼黃河爲抹處犛牛河爲必力處赤巴者分界也其源東抵崑崙可七

八百里崑崙名麻琫剌以向傳源出崑崙爲非斯耳食之言尤不足據

山海經

附案劉秀上山海經奏吳越春秋無余外傳論衡別通路史後紀竝謂益作之隋志及顔氏家訓書證云禹益所記酈道元水經注序及濁漳水注竝云禹著史通雜述篇言夏禹敷土實著山經宋尤袤以爲恢誕不典定爲先秦之書朱子以爲緣解楚辭天問而作見通考吾邱衍閒居錄謂凡政字皆避去知秦時方士所著楊愼升菴集山海經後序以爲出于太史終古孔甲之流疑莫能定文多冗複似非一時一手所爲也海外南經有文王海外西經有丈夫國注謂殷太戊使王孟采藥始此大荒東經有殷王亥大荒西經言湯伐桀不獨地名有在後者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死而已四百餘年

附案史詮云七字爲一句。

伊尹負於鼎俎

案鼎俎之誣說在殷紀。

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

案餓死事說在伯夷傳。

近世延陵

案延陵季子非俠。且不可言近世。與四公子相比。徐廣引韓子趙延陵生當之。戰國趙策作延陵君。又不得稱王者親屬。疑衍延陵二字。漢傳無。日知錄廿七謂季札獨遊上國。與名卿相結解劍繫樹有俠士之風。此說亦未甚確勿。

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

案漢書作乘傳東將。句野客叢書謂誤以車爲東字。然師古云乘傳車東出爲大將。則誤者史記也。又通鑑考異曰史漢皆云太尉得孟喜如得一敵國。曰吳楚無足憂者。孟一游俠耳。何足爲輕重。蓋其徒欲爲孟重名。妄撰此言。不足信也。

陳周庸

附案漢書作周膚。疑此誤。

陝韓孺

附案徐廣謂當作郟非。陝卽郟字。與陝自別。說在燕世家。漢書韓作寒。古通。

使之嚼

附案徐云子妙反。盡酒也。後書五行志云嚼復嚼者。京師飲

酒相强之辭但說文繫傳兩引此文一作檝乃醮之假借一作醻與漢書仝恐不可信

舉徙解

附案漢書改曰爾之竝通

解為人短小不飲酒

案七字複出疑衍解字屬下句

遂族郭解翁伯

王孝廉曰翁伯二字衍是處何必復表其字耶

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

附案漢傳作郭公子高翁中魯翁孺此皆傳寫誤其姓徐廣以鹵為地名非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諺曰

案封禪河渠平準及此傳前敘獨無太史公曰四字何也

善仕不如遇合

附案徐云遇一作偶劉辰翁曰偶合是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

附案南安漢志屬犍爲而犍爲郡武帝置其初南安屬蜀也故徐廣曰後屬犍爲湖本脫徐注

以夢中陰自求推者郎

附案漢書自作目凌稚隆曰目求更勝

仁寵最過庸不乃甚篤

附案方氏補正曰庸用也帝雖寵愛之而任用則不甚篤也史記攷異曰不乃者不能也乃能聲相近言仁寵過于常人

猶不能甚篤以見景帝之无寵臣也

號協聲律

案漢傳作協律都尉是

寖與中人亂

附案徐廣一作坐弟季與中人亂是也說在外戚世家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談言微中

案談字何以不諱說在脊世家

國中有大鳥

附案大鳥之語蓋祖楚伍氏諫莊王故智耳

語在田完世家中

附案世家無隱諫一節疑是後人刪之或謂此傳虛述乃史

公不精之咎恐不然也

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

案威王在位三十六年未嘗與楚相鬪若威王八年并無他國來伐安得有楚兵加齊趙王救齊之事說苑復恩篇尊賢二篇說此事一云楚魏會晉陽將伐齊齊王患之一云諸侯舉兵伐齊齊王恐後說近之

見道旁有穰田者

附案史詮云今本禳誤穰

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

附案說苑一云下田洿邪得穀百車蟹螺者宜禾一云蟹螺者宜禾荀子儒效注引作蟹螺高地也洿邪者百車傳之後世洋洋有餘御覽三百九十一引說苑蟹作雞而藝文類聚九十六北堂書

鈔四十御覽二百四十三三百七十八七百三十六等卷引說苑又云高得萬束下得千斛

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案孟在楚莊王時髡在齊威王時楚莊元年至齊威末年凡二百七十一年何云孟後髡百餘年哉史通辨其誤矣

楩楓

附案史詮云今本楩作梗誤

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

集解曰楚莊王時未有趙韓魏三國索隱曰後人增飾

往見優孟

案優字衍叔敖子面與孟言豈宜以優呼之廣韻以優爲姓恐非也

因歌曰

案優孟之事決不可信所謂滑稽也隸釋延熹碑述優孟事與史不全而所載優孟歌亦異歌曰貪吏而可爲而不可爲廉吏而可爲而不可爲貪吏而不可爲者當時有汙名而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者子孫困窮披褐而賣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史詮曰叶音情梁谿漫志謂憤世疾邪哀怨過于慟哭比史記所書遠甚

封之寢丘四百戶

翟教授曰列子說符呂子異寶淮南子人間訓皆言叔敖死後封其子寢邱而韓子喻老篇謂莊王賞叔敖叔敖請漢間沙石之地九世而祀不絕則寢邱之封在敖未死時也

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

案旃在始皇時漢初乃卒則自楚莊卽位至秦滅四百八年何止二百餘哉

褚先生曰

附案少孫續傳六章惟郭舍人東方生東郭先生王先生四章爲類但方朔雖雜詼諧頗能直言切諫安可與齊贅優伶比說衞青者甯乘傳是甯乘此云東郭先生豈東郭卽乘耶至王生從太守就徵乃宣帝徵勃海守龔遂漢循吏傳甚明而以爲武帝徵北海太守王先生譎俱妄矣且東郭之白衞將軍王生之語太守皆便計美言何謂滑稽其餘二章淳于髡已見本傳復勦入獻鵠一節（藝文類聚九十引作鶴古通）殊失之贅況說苑奉使稱魏文侯使舍人無擇獻鵠于齊韓詩外傳十稱齊

使獻鴻于楚。初學記二十、御覽九百十六竝引魯連子云展無所爲魯君遺齊襄君鴻。所載各異。皆不說髡。毋乃謬歟。若夫西門豹古之循吏也。而列于滑稽。尤爲不倫。然敘次特妙。非宅所續之蕪弱。史詮曰。爲河伯娶之。湖本缺河字。從弟子女十人所。湖本十誤作千。董份疑爲舊文。褚生取而編之耳。郭舍人救乳母。西京雜記二云是東方朔。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自古受命而王

附案史缺此傳。褚生取記司馬季主事補之。序論亦僞託。然其文汪洋自肆。頗可愛誦。黃震古今紀要二言呂東萊謂歐公每製文。必先取日者傳讀數過。疑當時有此文。如客難賓戲之比。故史記考要云。季主傳蓋沉淪隱遯不得志于時者之言。未必出少孫。董份曰。所記季主自有當時舊文而褚述

之應或然也只篇中謂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不免岐異向有文王作爻辭之說易正義嘗辨之又謂句踐倣文王八卦以破敵國未知何出褚復綴四百餘字更為蛇足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

附案史公此傳亡褚生補之而其序則託之史公者也史公封禪書首曰自古受命帝王曷常不封禪而日者序曰自古受命而王何嘗不以卜筮此序曰自古聖王何嘗不寶卜筮胡屢襲之耶巫蠱起于征和乃言邱子明之屬因巫蠱族誅則非史說太初之限余至江南以下尤義支辭弱但衍莊子外物篇宋元君得龜事二千八百餘言皆用韻語奇恣自喜亦必當時舊文而褚述之惟語多悖謬不可以訓如宋元公

何曾僭王其時亦無博士之官而稱宋元王呂氏春秋君守有魯鄙人遺宋元王閉一結召博士衞平史不言王季之死呂氏春秋首時謂季歷困而死竹書及晉書束皙傳俱謂文丁殺季歷卽以爲眞是王季不得正其終矣而此作紂殺太子歷豈天下之惡皆歸歟且季歷不應稱太子若以太子爲伯邑考又不應名歷索隱亦疑之文王之出羑里紂赦之也而云與陰兢亡入於周武王載木主伐紂亦不敢專爾而云文王攻紂病死載尸以行武王代將破紂其說與淮南齊俗全妄太白之懸本誣此又云頭懸車軫四馬曳行射天乃武乙事此以爲桀紂日辱于三足之烏月食于蝦蟇孔子寧有斯語其誕不辨而明史通敘事篇言日者龜策傳無所取蓋誤認出于史公之手也至褚枚述宋元一節及占卜命召之辭索隱正義譏其煩蕪鄙

陋叵然。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丹沙犀

附案通志犀下有象字。

計然之策七

案吳越春秋越絕皆作九術。七字與漢傳十字全誤。

子贛

案列子貢于貨殖非也。說在弟子傳。

李克務盡地力

案李悝也。說在平準書。

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尙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

史記考異曰白圭當魏文侯時。而商鞅佐秦孝公。孝公卽位。

距文侯薨已二十五年。不得如史所言。

倚頓用盬鹽起

附案集解引孔叢子言猗頓與富于畜牛羊。恐不可信。

及秦文孝繆居雍隙

案史詮謂繆公前無孝公。本紀德公居雍。孝當作德。蓋是也。

通志無孝字。但德公之孫文公居郿。文公子寧公居平陽耳。

獻孝公徙櫟邑　武昭治咸陽

案孝字衍。武當作孝。

因以漢都長安諸陵

附案漢都通志作北鄰。

楊平陽陳

索隱曰。陳蓋衍字。

故楊平陽陳椽其間得所欲

附案索隱解陳椽為經營馳逐未確。劉辰翁謂楊姓陳姓因緣其間故易字句尤非。史詮引方晨部云商肆之多如陳列屋椽也。

多美物　微重而矜節

附案徐廣美作弄矜作務是也。又御覽百六十二作重義而務節。

而合肥受南北潮

附案漢書作湖。

果隋

附案隋蓏隋之省文。即墮也。與窳全。易說卦果蓏釋文言京本作墮可證。正義音搖非。楊慎作狹長解亦非。

戸百萬之家

案戸字衍漢傳無

千樹萩

附案師古云卽楸字二字多譌辨在建元侯表

榻布

附案榻乃荅之譌師古云麤厚之布非白疊也晉書王忱傳

拉荅者有沉重之譽可參

鮿千石鮑千鈞

案漢書鮿千石二字是上文鮐鮆千斤可例

佗果菜千鍾

附案鍾乃種之譌漢書果采千種正義以六斗四升解之誤

菜采字通師古又誤作采取解

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

案漢書無賜與二字是

而刁間

附案刁本有貂音玉篇刀部云刁亦人姓俗作刁非學林九辨刁爲俗字古未有倒其筆爲刁者然廣韻引風俗通刁姓出豎刁以刁爲俗何也

故師史能致七千萬

附案漢書作十千萬師古注甚明此譌七字

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

附案索隱云買物取貴而善者師古以善字連下句善富二字衍

田畜

附案漢書作田牆人姓名

盡椎埋去就

附案椎埋乃推理謬文言推測物理也日知錄謂椎殺之誤非也

而桓發用之富

案漢書桓作稽

而雍伯千金

附案徐廣作翁伯與漢書仝音相近攷水經鮑邱水注言無終山有陽翁伯玉田引搜神記云雍伯洛陽人又引陽氏譜敘謂翁伯周景王之孫食采陽樊春秋末宅無終而易氏焉未知卽此人否

賣漿

案漢書作醬。

而郅氏鼎食

案漢書作質氏。

史記志疑卷三十五終

太史公自序傳第七十

北正黎以司地

案此本楚語。然今本國語及經疏中所引皆作火正。漢書遷傳仝。自史公有北正之文。後儒如鄭康成（見詩檜風譜疏）韋昭（見楚語注引唐尚書）臣瓚（見遷傳注）皆從之。附天文志仝。其實史歷書序仍是火正。顏師古司馬貞據鄭語與班固幽通賦作火正爲是。路史注亦以北黎爲妄。（見後紀八）應劭曰黎陰官也。火數二。故火正司地以屬民。張晏曰火水配也。水爲陰。故命火正黎兼地職。

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

附案此卽楚語堯復育重黎之後。羲和二官是也。黎之爲重黎說在楚世家。

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

案休甫黎之後上文並列重黎此不申言黎爲重黎之故語欠分明竟似休甫有二祖矣又通志氏族畧曰晉齊楚宋陳皆有司馬氏不獨休父

晉中軍隨會奔秦

附案漢書考證齊氏曰奔秦漢書誤作魏又隨會奔秦時未爲中軍將史文以後官冠其名

錯孫靳

附案徐廣靳作蘄是漢書靳也

蒯聵玄孫卬

案索隱引司馬世本是曾孫

無澤生喜

案喜爲史公之祖然其先之相中山者爲司馬喜奈何與前
祖仝名乎又漢書作毋懌

乃論六家之要指

困學紀聞十一曰西山眞氏云列儒者于陰陽墨名法道家
之間是謂儒者特六家之一爾不知儒者無所不該五家之
所長皆有之其短者吾道之所棄也談之學本于黃老故其
論如此

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

附案徐廣祥作詳與漢書合二字古通見別雅

名家使人儉

附案名家言儉未的董份以爲檢之誤寫

形神騷動

附案漢書作蚤衰

因物與合

附案漢書作輿舍後書馮衍傳下引作與物趣舍盖舍字是

不先定其神

附案神下脫形字漢書有

有子曰遷

附案史通雜說篇譏敘傳不書其字爲大忘班固仍其本傳爲守株固爲遷傳其初宜云遷字子長馮翊夏陽人屈沬又謂文選報任少卿書作司馬子長李善注以爲史遷未嘗明列出處呂向遂謂漢書云字子長妄矣張衡應問子長諜之章懷注遷字亦不言出何書因舉論衡變動須頌二篇及漢紀司馬子長遭李陵之禍句作先出之證然竟無直書字子

長者。余謂史漢中名而不字者甚衆。不獨子長孟堅。仍史以示不敢改易之意爾。而論衡之稱子長亦不止兩見。考法言寡見君子二篇屢稱子長。更在張衡王充荀悅之前。後此如後書蔡邕傳論追怨子長。方術傳敘子長亦云。晉書干寶傳呂望事周子長存其兩說。魏書魏收十志啟子長命世偉才。文選潘岳西征賦子長政駿之史。劉峻辨命論子長闕其惑。抱朴子論仙云子長不能與日月竝明。水經注四河水又東南逕司馬子長墓北。自西漢以迄六朝。豈盡不足憑而必直書乃信乎。至李善西征賦注云。史記曰司馬遷字子長。則其妄仝于呂向也。

上會稽探禹穴

案禹穴難信。說在夏紀。

尼困鄐

附案鄐郎漢志魯國蕃縣。漢傳作蕃。此作鄐者。以形聲相近而譌。左傳襄四年疏釋文及史注皆引白褒魯記云。靈帝末陳蕃子陳子游爲魯相。國人爲諱。遂改皮音而爲番字。然漢地理志魯國注以白褒爲非也。左疏讀如藩。應劭音皮。

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

案此及下述談語不免失言。封禪之誣。君子嗤之。卽封禪書亦深譏焉。而乃以其父不與爲恨乎。咫聞錄曰。太史談且死。以不及與封禪爲恨。相如且死。遺封禪書以勸。當時不獨世主有侈心。士大夫皆有以啓之。杜子美天寶十三載獻封西嶽賦。勸元宗封華山。帝未及行。明年祿山反。天下大亂。文人

孟浪類如此

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

案哀公十四年獲麟至漢元封元年封太山凡三百七十二年

而遷爲太史令

附案令乃公之譌說在五帝紀

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

案周公至孔子其年歲不能的知恐不止五百歲若孔子卒至漢太初之元三百七十五年何槪言五百哉蓋此語畧取于孟子非事實也

春秋文成數萬

案張晏曰春秋萬八千字當言減而云成數字誤也裴駰曰

此史公述董生之言。董仲舒治公羊。經傳凡四萬四千餘字。故云數萬。不得爲誤。索隱從師古曰。史遷豈以公羊之傳爲春秋乎。一萬之外。卽足稱數萬。何乃言減。學林曰。今世所傳春秋經萬六千五百餘字。張晏云萬八千非。裴注亦非。古人于一萬之外稱萬餘。積萬之多乃爲數萬。春秋當言文成萬餘而云數萬者。太史公之言不確。師古注亦不確。通考載君山李氏春秋古經後序謂張晏曰春秋才萬八千字。今細數之更闕一千四百二十八字。馬端臨辨之曰。春秋古經雖漢藝文志有之。然夫子所修之春秋其本文世所不見。漢以來所編古經。俱自三傳中取出。不特乖異未可盡信。而三子以其意增損者有之。俱非春秋本文。指以爲夫子所修之春秋可乎。所論甚確。然則經字之的數。無從知之矣。

弒君三十六

案左氏春秋經書弒者二十五內諱不書弒者五書卒者三書殺試者一（哀四年盜殺蔡侯申公穀作弒）凡三十四事此言三十六通傳數之然通數當有三十七師古楚元王傳注謂僖九年晉里克殺奚齊一事以合三十六之數非也劉向亦仍史誤他若戰國東周策謂春秋記臣殺君者以百數乃虛妄之辭春秋繁露王道篇後書丁鴻傳俱云弒君三十二（李賢已糾之又繁露滅國及會盟要篇作三十一是俗本譌）公羊傳文十一年注云宣成以往弒君二十八成五年注云自後六十年中弒君十四（疏已駁之但所數弒君事多乖異）則皆屬誤端矣（弒君二語史蓋本淮南主術而誤）

亡國五十二

案此所言亡國亦兼經傳數之蓋專指諸夏而四裔不與焉

然實止四十一無五十二劉向封事仍史誤師古注并遷國復國四裔之國與末入春秋時國以合五十二之數殊非攷桓五年經州公如曹一也莊四年經紀侯大去其國二也十年經齊師滅譚三也十三年經齊人滅遂四也十四年傳楚子滅息五也二十四年經郭公宋胡安國春秋傳云郭亡六也十六年傳楚滅鄧七也閔元年傳晉滅耿霍魏十也僖五年傳晉滅虢虞十二也十二年經楚人滅黃十三也十七年經滅項十四也十九年經梁亡十五也二十五年經衛侯燬滅邢十六也二十六年經楚人滅夔十七也三十三年經秦人入滑十八也文四年經楚人滅江十九也五年經楚人滅六傳楚滅蓼二十一也七年經取須句二十二也十六年經楚人秦人巴人滅庸二十三也宣八年經楚人滅舒蓼二十四也十二年

經楚子滅蕭二十五也成六年經取鄟二十六也十七年經楚人滅舒庸二十七也襄六年經莒人滅鄫莒侯滅萊二十九也十年經晉滅偪陽三十也十三年經取邿三十一也昭四年經楚滅賴三十二也十三年經吳滅州來孫氏復云徵闕三十三也二十四年經吳滅巢傳吳滅鍾離三十五也三十年經吳滅徐三十六也定四年經蔡滅沈三十七也五年傳楚滅唐三十八也十四年經楚滅頓三十九也十五年經楚子滅胡四十也哀八年經宋公入曹四十一也其餘晉滅韓楚滅權之類則未入春秋時也魯滅東夷根牟晉滅赤狄潞氏白狄肥鼓陸渾戎之類則四裔也師古連昭十六年楚殺蠻子數之不知蠻氏至哀四年始見滅耳如宋之于宿齊之于陽楚之于道皆還而未亡也僖五年楚滅弦而昭三十一年傳又云吳圍弦楚救弦僖十年狄

滅溫而文十年經云及蘇子盟于女栗襄二十五年楚滅舒鳩而定二年傳云吳使舒鳩誘楚昭八年楚滅陳十一年滅蔡而十三年偕受封于楚定六年鄭滅許而哀元經書許男圖蔡皆後立而非亡也外此若晉滅茍賈焦楊楚滅申穀鄀房以至宋滅戴秦滅滑小國之亡不可勝數而春秋俱不書然則五十二者非史公誤數之乎春秋繁露王道篇刻五十一而公羊傳文十一年注宣成以往亡國四十成五年注自後六十年中亡國三十二並誤也疏中所數亡國亦非

必陷纍紲之誅死罪之名

附案後書儒林傳論注引史作必陷纍紲誅死之罪豈誤以漢書為史記耶

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

案漢書七年譌十年七年者自太初之元至天漢三年也觀報任安書史公征和中猶存其史成于天漢而實以太初爲限漢書遷傳贊謂史記天漢張守節正義序吳仁傑刊誤補遺從之殊失考史公高祖功臣表序云至太初此傳云漢興至太初百年又云至太初而訖他若荀紀後書班彪傳及史通六家篇古今正史篇皆云訖太初卽漢書敘傳亦云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則遷傳贊辭明屬妄談蓋誤以李陵之降爲斷後見諸處後人增加之語遂認史不終太初矣又史通雜說云遭李陵之禍晦于縲紲者乍似全陵陷歿遂寘于刑又似爲陵所陷獲罪于國賴班固載其與任安書具述所以儻無此錄何以克明其事乎

孔子戹陳蔡作春秋

案春秋之作，史公于孔子世家、儒林傳序言作于獲麟之歲，此又言作于戹陳蔡之年。孔叢子居衞篇遂造爲子思之言曰：「祖君屈于陳蔡作春秋。」史通探賾篇從之，謂因攖厄而刱辭。厄蓋牒之過事，見呂子任數。乃泣麟而絶筆，其然豈其然乎。公羊首卷疏謂戹陳蔡時有作春秋之意，賈服等又言孔子自衞反魯作春秋。

左丘失明，厥有國語

案國語不知何人所作，其記事每與傳異，文體亦不全，定出兩人之手。左傳哀十三年疏引傳元云：「國語非丘明作。」當是也。困學紀聞六引劉炫說，今自史公有左丘國語之說，班彪謂左國出丘明，見後書彪傳。漢藝文志、司馬遷傳贊亦謂左氏傳、國語皆左丘明著，後儒多從之，殊未敢信。且何以失明而乃著書耶？或問漢魏已來稱國語爲春秋外傳，豈不然歟？

曰公穀二子有傳矣而漢志又别有公羊外傳五十篇穀梁外傳二十篇斷非二子傳授之作則國語之不關邱明可知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

案史通雜說及遯志齋集讀呂氏春秋一篇辨遷蜀著書之誤談余謂不韋傳明言相秦時使其客著呂氏春秋故其序意篇云維秦八年良人請問十二紀何史公又有此言乎韓子著書在未入秦時故秦王見書曰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因秦之後何暇著書哉此亦誤

至于麟止

案史公作史終于太初而成于天漢其歿在征和間一部史記惟自序傳後定其曰至太初而訖者史作始于太初元年即以太初終也曰論次其文七年遭禍者明未遭禍以前已

爲史記。至是乃成也。若所稱麟止者。取春秋絕筆獲麟之意也。武帝因獲白麟改號元狩。下及太初四年。凡廿二歲。再及太始二年。凡廿八歲。後三歲而爲征和之元。太始二年更黃金爲麟趾褭蹏。蓋追紀前瑞焉。而史公借以終其史。假設之辭耳。獨是漢晉以來春秋家一曰感麟而作。一曰文成致麟。致麟之誕。先儒辨之。而感麟亦不足信。明文範席書獲麟說云。夫子作春秋。生平之志。使麟不出。春秋其不作乎。春秋或作于獲麟之年。或于麟先。或于麟後。皆不能知。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以詩亡非以麟也。曰孔子懼作春秋。以懼亂非以麟也。席文襄之說。余甚韙之。歐陽子春秋或問篇有云。義在春秋。不在起止。亦全斯意。杜預緣公穀經傳止于獲麟。遂謂春秋感麟而作。因以爲終。左氏經自哀十四年小邾射來

獲麟下至十六年乃弟子所續此杜氏獨己之見也今之春秋非夫子所修之本文奈何據之安知聖人之制作不終于哀十六年二月其後或以疾或以歿而不復續歟有謂因是魯請討陳恒不行而絕筆者有謂魯史所書止獲麟故孔子亦絕筆于此者皆臆說也但杜氏實本史公蓋史公惑于麟爲瑞物而又見書于春秋妄相牽合不知麟亦恒有之獸夫子之傷以其生不遇時爾於作春秋奚涉秦漢已來史冊之書麟爲華芝往往不乏大抵德益衰而祥愈多豈必有聖如夫子者出而制作哉

自黃帝始

案史始黃帝說在五帝紀

作殷本紀第三

案契封于商而湯亦以商爲代號其稱殷者子孫所改也準

義驗情當書曰商本紀。

悼豪之旅

附案豪乃嶠之譌。

作秦本紀第五

案史公以天子爲本紀諸侯爲世家三王事簡不別其代義統于天子也若秦莊襄已上爵在諸侯而編全本紀何哉且秦天下所共惡也曰獷秦曰虎狼秦其强暴無道比于禽獸即史公亦甚惡秦者乃分列二紀與三王殊例似乎不合當并始皇作一篇爲允倘因事繁文重則依史通索隱之說降爲秦世家拔始皇以承周赧不亦善乎水經注四引薛瓚稱秦本紀爲秦世家改標名目史通索隱之所本矣。

作項羽本紀第七

案本紀不應稱字。史詮曰。以月表例之。當稱楚項王本紀。然霸王者。卽當時諸侯。此語出史通本紀篇。何以紀爲。班彪譏遷進項羽。唐宋以來如小司馬補史及史通後漢書注容齋隨筆續古今攷諸書言項羽不得列本紀。皆本班氏。惟路史後紀二謂高祖之王出于項籍。天下之勢在籍。高祖固出其下。以史記紀籍爲得編年之法。蓋與欲作義帝本紀者全妄矣。大事記書義帝元年。容齋隨筆路史注皆言史公宜紀義帝。吳道記曰史不爲義帝立紀而以項羽當之。其失爲不知統。

作高祖本紀第八

案高祖者臣下總謚號之稱。不可爲典要。古今攷謂高帝謚號通一高字。文帝以後然後號與謚異。眞暫說已尚書古文疏證四曰太祖其號高皇帝其謚。史忽謁爲高祖。班固正之曰高帝紀。但史文未盡釐正耳。續古今攷曰高祖本紀上不

書漢字疎也

大臣洞疑

附案董份云、洞是恫之誤、索隱釋爲洞達、既洞達矣、又何疑乎

作呂太后本紀第九

案太字衍、漢書遷傳是呂后、蓋太后乃一時臣子之稱、不曰高后者、不與其爲高帝之后也、班氏便妄更之、但史以呂后作紀、全沒惠帝及兩少帝、附見於朝、未免乖違、班書雖補孝惠、而仍紀高后、削少帝、無怪乎神璽在握、火德猶存、而居攝建年、不編平帝之末、孺子主祭、咸書莽傳之中矣、後之唐書紀武氏、亦緣史誤、而論者謂紀呂武不沒其實、合春秋之法、見新書則天后紀贊及示兒編中、豈不異乎、漢律歷志載元鳳時太史令張

壽王言驪山女為天子後書張衡傳欲為元后作本紀路史立女媧紀辨史遷紀呂后史紀武是著其統以紹呂武為非史通鑒識篇以漢史本紀不列少帝而編高后為合事宜俱為詭錯通志三皇紀引春秋世譜路史本風俗通以女媧為伏羲女弟猶唐虞仝與馬異結交詩以為伏羲婦僞二類以為伏羲后其實女當音汝即女字直讀亦古人姓名所有論者頗鼓簧舌辨女媧非天子婦人矣更有女艾商有女媧女方秦之先有女防其大夫有女父晉有女齊女寬陳有女叔鄭有諸女父公羊傳有子女子莊子有女商後漢書方術傳有魯女生魏書孫道登傳有宗女金史有活女傳豈皆婦人乎文心雕龍史傳篇小司馬補史通志續古今攷並識史公紀呂之失當立孝惠紀而以呂后兩少帝附之庶幾名體兩得長沙周氏士儀史貫曰呂后為漢之罪人光武罷呂后配享見光武紀袁宏後漢紀以光武為非蓋不然子孫尚不得私其祖妣作史者何不正其名位耶今欲正其謬于呂氏但歸之世家而取其行事繫之惠帝紀斯于義例

不爽耳。學林三謂呂后無盜漢之心其罪減于唐之武后殊未確。余因攷唐沈既濟駁史說史議當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見新書沈傳。唐孫樵經緯集孫氏西齋錄。條高后擅政之年下繫中宗而宋范祖禹因本之作唐鑑。有旨哉。

於是畧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案世表依本紀起五帝至三王。表中亦明標曰帝王世。則篇題當云帝王世表。乃止稱三代何也。索隱謂三代長遠且皆出自五帝。故以名篇。正義謂五帝久古。傳記少見。夏殷以來事迹易明。故舉三代爲首。豈其然哉。

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作六國年表第三

案十二當作十三。六國當作七國。俱說在表。

天下三擅

附案擅與嬗禪仝。荀子正論凡禪讓皆作擅字。

作漢興已來諸侯年表第五

附案遷傳無興已來三字是也。此後人所增。而索隱本侯下有王字。凡兩見。并引應劭曰。雖名爲王。其實如古諸侯。各本脫之。史文必云漢諸侯王年表。

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案高祖當作高帝。說見上。遷傳無侯者二字非。

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附案此表不曰功臣者。蒙前表省之也。遷傳作惠景閒功臣年表非。

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附案此與遷傳仝是也。王子上無建元以來四字。承前表省

之水經注引表有他本篇題亦有蓋依後人所加而書之並非

閒不容翲忽

案此出大戴禮曾子天圓章作閒不容髮故索隱云翲恐衍字正義曰字當作杪

嘉伯之讀作吳世家第一

案諸世家各摘一事以著作史之由雖是舉重言之然豈因嘉一事而作乎小司馬及王若虛曾譏之矣吳下脫太伯二字遷傳及索隱本有

申呂肖矣

附案注以肖為痟衰微之謂日知錄云肖乃俏字脫其旁耳與孟子魯之削仝

不背柯盟桓公以昌

案不背曹子之事非實也說在刺客傳

作周公世家第三

附案周公上缺魯字遷傳索隱本有

燕易之禪乃成禍亂

案禪位致亂者是王噲非易王也易字必噲之誤

作燕世家第四

附案燕下缺召公二字遷傳索隱本有

作管蔡世家第五

案當作蔡曹世家說在世家中

及朔之生衞傾不寧

附案此言衞之傾危由于惠公朔也索隱以爲衞傾公謬甚

衛有傾公乎

嘉彼康誥作衞世家第七

案誥乃書冊何嘉之有衞下鈌康叔二字

武庚既死周封微子

案微子非封于武庚死後說在殷紀

剔成暴虐宋乃滅亡

附案徐廣作偃是葢暴虐滅亡者王偃非剔成君也然偃暴虐不成句疑剔成乃王偃之譌

作宋世家第八

附案遷傳索隱本宋下有微子二字此鈌

作晉世家第九

案史公作世家其篇題必書其始祖如吳太伯之類是合二

爲一者則書國如陳杞之類是乃晉楚鄭趙魏韓六國皆獨一世家而不書其始祖此亦史例之可議者且晉何以稱爲叔虞封唐其子燮父改晉唐詩譜疏疑時王命使改之杜注昭元年左傳云叔虞封唐是爲晉侯與杜譜異故孔疏規之日叔虞之身不稱晉也夫詩作于改晉之後猶謂唐風則安得以子孫所改之號易始祖受封之名哉史當書唐叔世家

作楚世家第十

案當書曰楚熊繹世家蠻夷不書爵無謚與字故書名越句踐世家其例也

少康之子實賓南海

案越非少康之裔說在夏紀及世家

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

附案越僭號為王例不應書觀陳涉不書王可見此後人妄加之當删王字遷傳作越世家又脫句踐二字

作鄭世家第十二

案此當書曰鄭桓公世家

作趙世家第十三　作魏世家第十四　作韓世家第十五

案三晉俱發國當依田完世家稱名之例書曰趙籍世家魏斯世家韓虔世家

韓厥陰德

案下宮之事虛也說在趙世家

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案史記篇題未有名謚兼書者此必後人妄增遷傳無敬仲二字滑稽傳曰語在田完世家中尤可證己嬾眞子云不謂

之齊。不與其篡也。與莊子胠篋篇全義。或言宜稱田齊世家亦非。但史作世家皆書開國之君。彼陳完遭亂奔齊。尚不敢為卿。何有于世家。況斯時齊方鼎盛。奈何以後代之篡。追崇其先祖。齒列諸侯乎。幾等王莽之追王胡公敬仲矣。史通世家篇云。設其本號。惟以田完制名非人情。是當書曰田和世家。又陳改田在春秋後。史謂始于陳完。直稱田完。亦非。說在年表。

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附案史公敘孔子于世家。以表尊崇之義。蓋謂有土者以國世其家。孔子以德世其家。小司馬深然之。而王安石云。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王厚齋錄入困學紀聞。蘇氏古

史因改爲列傳。然宋晁補之雞肋集辨其非。以爲宋乃殷後。至桀偃而絶。賢如正考父。聖如孔子。豈不可以繼宋。則亦與有土之世家仝。慈溪姜氏宸英湛園集又謂史公之意。以孔子尊周之功最大。尊周者諸侯之事。故附孔子于世家。二公之論雖殊。而識勝蘇王遠矣。

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

困學紀聞十一曰。夾漈鄭氏云。湯武仗大義平殘賊。易謂順天應人。烏可與陳涉仝日而並議哉。

作陳涉世家第十八

案班彪譏史進涉。嗣後如小司馬補史及史通後漢書注續古今攷示兒編諸書。言涉起卒盜稱王數月而死。無世可傳。

無家可宅當降爲列傳其說本于班氏蓋宜與項羽全傳也

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

范棫曰漢五帝后妃未聞有可嘉之德且泛言嘉德不知所嘉何人此語欠明又后妃止宜在列傳若謂代有封爵不妨儕之世家亦應書后妃世家不當標題外戚范史本王隱作皇后紀九非史通題目篇云皇后而以外戚命章外戚憑皇后得名猶宗室因天子而顯稱若編皇后曰外戚則書天子曰宗室紀可乎

作荊燕世家第二十二

附案遷傳作荊燕王是也此脫王字

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案孝王及五宗三王帝胄也而混于諸臣之中以時爲次似

乎非體當敘三世家于齊悼惠王世家下然後之史臣皆倣此例矣

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附案昔人以老韓仝傳為不倫王儉語見南史王敬則傳史通編次篇深訾之小司馬補史亦云不宜仝傳宜令韓非居商君傳末然申韓本于黃老史公之論自不可易並非強合況韓子有解老喻老二篇其解老篇創為訓注體實五千文釋詁之祖安知史公之意不又在斯乎前賢妄規之也史通品藻篇謂韓老俱著書故用為儕殊非後書劉陶傳言陶作匡老子反韓非復孟軻惜不傳

作商君列傳第八

案商君爵號也而以稱鞅似失史法當書曰衛鞅

遂圍邯鄲武安為率

案武安因不肯攻邯鄲遂有杜郵之賜何云武安爲帥乎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作孟于荀卿列傳第十四

案此當次仲尼弟子列傳第七之後不應在第十四也程氏讀史偶見謂此傳專爲孟子作紹遺文而明統紀舉陳蔡之厄比齊梁之困旁及諸子牽連書之荀卿亦附見傳目孟荀竝列或後人所加其論似已但獵儒墨之語費解困學紀聞十一引夾漈鄭氏云孟子距楊墨荀卿亦非墨子儒墨固異矣豈嘗獵其遺文哉何氏焯注以獵儒墨謂諸子明禮義謂荀卿亦未確孔墨全稱始于戰國孟荀齊號起自漢儒雖韓退之亦不免見進學解蓋上二句指荀卿卽傳所謂荀子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著數萬言者下二句指孟子儒林傳言孟

子荀卿咸遵夫子之業非孟荀竝列之證歟夫荀況嘗非孟子矣豈可竝吾孟子哉

作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案昔人稱四公子以原嘗春陵爲次見班固西都賦史以嘗原陵春爲次其實陵當居首也遷傳以孟嘗君列傳爲第十六平原君虞卿列傳爲第十五而平原下無君字竝非

連五國兵

案破齊者六國之兵也說在秦紀

作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附案小司馬言魯連鄒陽年代乖絕不可合傳但傳中如屈原賈生扁鵲倉公皆以類相次時不足拘之特此傳無所爲類爾或謂鄒陽見王生救梁竝有排難之功故仝編爲而傳

附救梁事意不在斯矣。然則何以合傳曰傳論云辭有足悲附之列傳。附也非合也。序傳無片語及陽。更非合傳也。是知史公祗愛其獄中一書。采入爲傳。篇題鄒陽二字。乃後人妄加。非史元文。觀遷傳作魯仲連列傳可證。

曹子匕首魯獲其田

案劫桓之事非實。說在傳。

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案史詮謂儒林循吏酷吏刺客游俠佞倖滑稽醫方日者龜策貨殖雜傳也。以類相從合在後。此說甚是。蓋十一傳當在司馬相如傳後。以儒林循吏酷吏貨殖與平準相表裏。刺客游俠滑稽佞倖醫方日者龜策爲次。史通編次篇言龜策異物宜與入書齊列非也史公乃傳能爲龜策之人耳至刺客之爲傳。說在傳中。

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史通稱謂篇曰。英布而曰黥布。趙佗而曰尉佗。皆出于當代。史臣編錄。無復弛張。蓋取叶隨時。不藉稽古。

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附案遷傳侯下有韓信二字非也。蓋史公于本朝諸臣以罪誅黜者例不稱爵。惟淮陰之死爲冤。故書其降貶之爵而不名。以微見意云。

作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附案索隱本無王字。震澤本仝。則遷傳及諸史記本有王字者妄加之也。蓋叛臣削爵。卽盧綰不稱燕王可見。

作樊酈列傳第三十五

案酈下脫滕灌二字。各處皆有。

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附案遷傳誤增倉字各處無之

作傳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附案蒯當作蒯說見表遷傳成下有侯字非合傳無書侯者

作袁盎朝錯列傳第四十一

經史問荅曰爰晁合傳失史法錯雖以急切更張蒙誚殺身然其料七國則非過也盎直小人之尤但當附見晁傳

作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案濞與淮南衡山俱帝胄大邦不但當以類從亦當皆次于齊悼惠王世家之下乃置濞四十六淮南衡山五十八何也若以謀反貶在列傳則彼在世家者皆不反之王乎又何相隔之遠也且淮南衡山削王字吳何以王何以濞獨名均所

未曉班彪譏遷黜淮南衡山條例不經章懷亦言其進退之失而不及濞小司馬謂濞宜與楚元王爲一篇淮南宜與齊悼惠爲一篇庶幾允愜學史言史敍淮南衡山在東越朝鮮西南夷後以二國故荆地并有合于春秋用夷禮則夷之義殊非

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

經史問荅曰竇田薰蕕相去遠甚竇本不以外戚封而爭梁王爭栗太子大節甚著不善處進退之間自是無學術田蚡特豎子無一可稱覩有交通淮南之大逆只合黜之史公喜道人盛衰榮枯之際自寫其不平而不論史法故以灌夫之故强合竇田爲一傳也

作匈奴列傳第五十

案史詮謂匈奴南越東越朝鮮西南夷大宛四夷也以類相

從當在雜傳之後此說是小司馬亦云司馬相如汲鄭不宜在西夷下大宛不合在酷吏游俠之間又遷傳衞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平津主父列傳第五十一匈奴列傳第五十二則今本史記有譌正義反謂舊本匈奴傳在第五十非也說者遂言司馬相如開西南夷者故次西南夷後匈奴傳後繼以衞霍公孫宏而全錄主父偃諫伐匈奴書史公有深意並曲解耳

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

案索隱本作平津侯主父列傳遷傳亦作平津主父但缺侯字耳則此脫主父二字史詮曰太史公平津傳附主父偃徐樂嚴安三人然行事終不相合主父以下當別爲一傳

納頣賸

附案史詮曰湖本貢作嗊誤。

作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附案遷傳作閩越是也此誤東。

以集眞藩

附案史詮曰湖本番作藩誤。

壯有溉

附案壯卽莊字鄭當時之字也溉卽旣字徐廣五帝紀注云古旣字作水旁旣者已也助語辭凌稚隆疑溉下有闕文非史詮謂溉下缺乎字妄徐廣一作慨亦誤。

作汲鄭列傳第六十

案漢書公孫宏傳贊云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評林引宋劉子翬曰鄭當時雖推轂士類然極無操守

卜式雖朴直，然所行多詐，非汲黯比，史遷作汲鄭傳，班固以黯式仝科，是生不見知于武帝，死不見知于遷固也。困學紀聞十二亦有汲鄭不可仝傳之說，又經史問荅曰，汲在漢無倫輩，鄭莊固不敢望，況莊有引桑宏羊之罪乎，汲當作專傳，鄭應附韓安國一輩傳中，余謂汲黯傳宜在韓長孺傳之前。

仁者有乎　義者有取焉

困學紀聞十一引夾漈鄭氏曰，游俠之徒，未足爲煦煦孑孑之爲一，況能當仁義之重名乎。

而貴生晁錯明申商

案史公言賈生明申商，與晁並稱，似未當。

律歷改易兵權山川

案兵權卽律書，似複出，當衍兵權二字。索隱言兵書亡失也，山川謂河

渠書。然史有河渠而無地理。遂使自秦已前州野分畫。郡邑沿革。與夫名山之劃隸開通川源之遷移湓塞。皆湮沒無考。河渠一書。豈足以概山川哉。

作三十世家

案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古之制也。史以諸侯王爲世家。王若虛曾譏之。今既定公侯傳國曰世家。卿士特起曰列傳。則當條次不紊。編著無遺。蓋周時列邦當先吳魯管蔡衞晉燕鄭。乃及陳杞宋越楚齊韓趙魏田氏。而以孔子殿焉。漢代以外戚居首。乃及楚荊燕齊梁五宗三王。然後蕭曹張陳周。而陳涉附焉。此條次也。史似不得其序。若編著則邾莒竝春秋時次國。世系足攷。其事跡較詳于曹杞。安得云滕薛騶邾後稱騶以小弗論耶。小司馬欲補許邾世家。謂不足補也。六國表云楚簡王滅莒。趙岐孟子題辭云邾爲魯所幷。又言爲

楚所并居易錢九載元末朱布撰郡世家一卷年表一卷又吳芮至忠著于令甲五代稱王侯封支庶何獨缺如乎餘說見前

作七十列傳

案列傳之失次及吳濞淮南衡山張耳之當入世家已說見上因學紀聞謂傳伍員而不傳包胥非所以勸忠野客叢書謂不立紀信傳疏于節義是固然也余謂夏商以前帝臣王佐雖代不乏人而世遠事逸故但據詩書所稱一二大端載于本紀即周初散宜南宮史佚之徒厲宣閒芮良夫召虎仲山甫之流亦仝斯例若春秋之際名德顯暴者尚有如魯柳下惠孟獻子衛甯俞史魚晉士會士燮叔向宋子罕楚子文何爲蕘闕此古史通志所以作補傳也漢時傳鄒陽而不傳賈山枚叔傳徐樂嚴安而不傳終軍東方朔去取之義亦未

曉又史公自序在七十列傳中索隱本作太史公自序傳是也各本篇題俱缺傳字

凡百三十篇

附案史通雜說仍班彪之論謂太史公上起黃帝下盡宗周事跡殊畧戰國已下始有可觀其間詳備者唯漢興而已余謂此但議其煩省失宜爾豈知史公變編年之例突起門戶著目曰本紀曰表曰書曰世家曰列傳史臣相續稱為正史蓋鑿荒難而遵塗易創始恆不若續撰之精密也班固本其父彪之語議史公是非頗繆于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曾辨之補筆談亦云班固所譏甚不慊夫史公考信必于六藝造次必衷仲尼是以孔子儕之世

家老子置之列傳尊孔子曰至聖評老子曰隱君子六家指要之論歸重黃老乃司馬談所作非子長之言不然胡以大李耳在管晏下而窮其弊於申韓乎固非先黃老而後六經矣游俠傳首云以武犯禁又云行不軌于正義而稱季次原憲爲獨行君子葢見漢初公卿以武力致貴儒術未重舉世任俠干禁歎時政之缺失使若輩無所取材也豈退處士而進姦雄者哉貨殖與平準相表裏敘海內土俗物產孟堅地理志所本且掘冢博戲賣漿胃脯竝列其中鄙薄之甚三代貧富不甚相遠自井田廢而稼穡輕貧富懸絕漢不能挽移故以諷焉其感慨處乃有激言之識者讀其書因悲其遇安得斥爲崇勢利而羞貧賤耶傳首伯夷而云末世爭利維彼奔義亦不退處士不崇勢利之一證自序言易書詩禮樂春秋亦不先黃老之一證况孟堅於史公舊文未嘗有所增

易不退處士不羞賤貧何以不立逸民傳此係本于困學記聞十二又何以仍傳游俠貨殖此文人之習氣各自彈射遞相瘡痏蹈襲抵梧且睫不見所謂笑他人之未工忘已事之有拙晉張輔論漢書三不如史記有以也後書范升奏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又張衡條上遷固所敘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未知所指

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

附案遷傳全逆考百九十一引李方叔師友談記作七十萬言余三番計之字數都不能合因今本史記歷經後人增刪非史公之舊增者猶可辨其僞刪者無從得其眞如朱建傳進平原君諫淮南王反事云語在淮南語中而布傳無之滑稽傳敘淳于髡以隱說齊威王事云語在田完世家中而世家無之皆裁割未盡者是以晉書張輔傳西京雜記史通並

稱史記五十萬字。但舉成數言之爾。至於逸文墜句。往往見于他書。如漢書五行志中上中下屢稱史記。師古謂皆指遷所撰。或未盡然。（漢書攷異曰。班志所云史記非太史公書。古列國之史俱稱史記也）但志中下引史記曰。秦武王三年渭水赤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始皇紀末附秦記。惟武王時渭水赤有之）水經注十九引之。明言是史記秦本紀。御覽五十九六十二引史並全。又論衡祿命篇引太史公曰。富貴不違貧賤。貧賤不違富貴。此皆漢人所引。得毋被楊終刪之。而世稱有真本在耶。左傳僖五年注傳說星。孟子離婁疏西施入市。經典釋文莊子字子休及駢拇音義師曠無目。史通敘事篇之立輯。說文繫傳某字注之反景桑楡。儐字注之代王儐儐。今本俱無。他若水經注後漢書注文選注廣韻注太平御覽初學記藝文類聚通志氏族畧等書。

均有引史之語不能盡錄而御覽尤多雖未免舛譌究難盡没豈歷經傳寫復有損削歟

爲太史公書

附案漢藝文志亦云太史公百三十篇又云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葢史公作書不名史記史記之名當起叔皮父子觀漢五行志及後書班彪傳可見葢取古史記之名以名遷之書尊之也

壯賢多注漢書僅指三十餘家而注史記者甚少延篤徐廣鄒誕生劉伯莊俱作音義別有音隱五卷莫詳其人並佚不傳惟經裴參軍等引用什獲一二裴氏集解與小司馬索隱張長史正義附見于史僅止三家甄釋探討庶幾子長忠臣然屢涉誤端瑕瑜相準唐藝文志許子儒王元

感徐堅李鎮陳伯宣均注史記又子儒音三卷李鎮義林
及裴安時纂訓各二十卷攷索隱後序小司馬已罔覩許
注則唐初遂亡宋史志祇載伯宣注是元感諸儒所纂亡
於宋代而馬氏通考言伯宣注殘缺今并殘本不可得柳
宗元龍城錄稱漢末大儒張昶撰龍山史記注未之見也
後序謂隋柳顧言善此史劉伯莊先人常從受業覽乎記
錄伯莊緣以作音義張嘉會亦善此史小司馬少從之學
因成索隱柳張二公之旨殆絕而不絕矣昔曹子桓云人
生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劉孔昭云使我數十卷書行於
後不易齊景千駟誠見自古著述傳之實難獨怪史記擅
奇六經之餘漢章帝乃詔楊終刪之終雖有聞西蜀而才
謝龍門輒敢妄加筆削殊爲顏厚且踳駮之處歷歷具在

所刪究屬何語史冊元文尚不能完保行世奚論其他刊

整既畢綴書紙尾用寄喟然癸卯仲夏十八日玉繩重識

列傳十卷男畊學校

史記志疑卷三十六終

仁和陳立方鐫